



世界文學名著

海 姐

易卜生 著
孫煦 譯

HEDDA GABLER

By
HENRIK IBSEN

Translated by
SUN HSÜ

世界文學名著

海

姐

青島龍山支路六號
楊木廬戲園圖書館

海 姐

劇中人物

喬治·鄧斯曼(註)

(註)鄧斯曼的教名在原文是“Jörgen”，他被稱為“Stipendiat i Kulturhistorie”——意即文化史研究的獎學金之保持者。

海姐·鄧斯曼，其妻。

索麗雅娜·鄧斯曼女士，其姑母。

葉維斯德夫人。

白蘭克推事。

漢勒特·羅博格。

碧素，鄧宅女僕。

事情發生於克里西強尼亞西端鄧氏之別墅。

第一幕

佈景：一間寬敞精美的待客室，用暗淡的顏色裝飾起來，陳設極為雅緻。在後面，有一廣闊的門通到一個較小的房間，其裝飾之形式與待客室相同，門上的簾帳是捲起的。前面房間的右牆有一雙扇門通外廳，左牆有一玻璃門，門上的簾帳也是捲起的。從玻璃上可以望見外面的走廊和秋日的樹葉。一個橢圓形的棹子擺在前面，棹上舖着棹布，棹四圍擺着好幾張椅子。在右牆前面，有一個黑磁的大火爐，一個高背的安樂椅，一個腳墊和兩張凳子。後牆右角置有長椅一張，其前有一小圓棹。左牆前面，離牆幾步，置有一隻沙發，從玻璃門朝裏有一架鋼琴。在後牆正中門之左右，各置有一個架子，其上有各種磁器裝飾物。——裏面房間的後牆，擺着一隻沙發，其旁有一棹子和兩把椅子。沙發之上，掛着一個穿起將軍服裝的老人的像片。棹子之上掛着一隻燈，燈罩是乳白色的。——待客室中擺着許多花，有的插在花瓶中，有的放在玻璃杯中，也有擺在棹上的。兩個房間的地板都舖着厚的毯子。——時



剛是早晨。陽光從玻璃門上照進來。

朱麗雅娜·鄧斯曼女士從外廳走進來，她帶着帽子，拿着一把遮陽傘，碧泰跟在她後面，手裏拿着一束紙包着的花。鄧女士是一個齊整和悅大約有六十五歲的婦人。她穿着淡雅的灰色出客衣。碧泰是一個中年的婦人，面容平常，頗帶鄉下氣。

鄧女士（在門口站住，作聽狀，溫柔地說）可不是，他們還沒有起來咧！

碧泰（也是溫柔地說。）我不說的嗎？你曉得，昨天晚上輪船到的多晚。等到他們回到家裏，少奶奶又有那麼多的行李要先解開，然後纔能去睡覺。

鄧女士 好吧，好吧——讓他們痛快的睡一睡吧。不過他們起來時，要有些清晨的新鮮空氣呼吸纔好。（她走向玻璃門前，將門打開。）

碧（站在棹旁，不知將手中花束擺在何處是好。）一點放花的空地地方都沒有了。小姐，我想擺在這裏好吧。（她將花放在鋼琴上面。）

鄧女士 我親愛的碧泰，你現在要伏侍一個新奶奶了。同你分別，在我真是痛苦得很。

碧（幾乎要哭出來）小姐，你以為我會好過嗎？想起同你和梨娜小姐在一起過這麼多年，真是幸福。

鄧女士 碧泰，你還是好好的作事吧。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，喬治是不能離開你的，你知道，他是絕對離不開你的。自從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，你就照應他慣了。

碧 唉，小姐，你說的不錯，不過我總禁不住要想起梨娜小姐，她真可憐，害了那樣的重病躺在牀上，現在又是一個新來的女孩子在照應她！我想那孩子一定不曉得怎樣照應病人的。

鄧女士 我要好好的教教她。不消說，大部份看護上的事情，我還是要自己去作的。親愛的碧泰，這一點你倒用不着憂心。

碧 是咯，小姐；但是有件事情我真害怕的很，怕自己不合少奶奶的意思。

鄧女士 哦不錯——在開頭，也許有一兩件事情——

碧 她看起來派頭大的很。

鄧女士 那是不足怪的。賈布勒將軍的千金小姐！你想想，當她父親在世時，她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，我們常常看見她同她父親一道騎着馬，在街上跑來跑去，穿着黑色的長獵裝，帽子上還插着烏毛——這些你都不記得嗎？

碧 是的，我還記得很清楚！不過在那時候，我作夢也沒有想到，她和喬治少爺會結合成夫妻的。

鄧女士 我也沒有想到。——可是，碧泰，我想起一件事了：以後你不能喊喬治少爺了，你應該喊他鄧斯曼博士。

碧 是咯，昨天晚上少奶奶也這樣的告訴了我，他們剛到家時，她就對我說了。小姐，這事是真的嗎？

鄧女士 當然是真的。碧泰，你懂吧，當他在外國的時候，有個大學送了一個博士學位給他。這事我原也一點不曉得，直到昨天晚上在輪船碼頭上，他纔告訴我。

碧 真好，他隨便作什麼事情，都是聰明的很，但是我卻沒有想到他要給人家治病的。

鄧女士 不對，他並不是醫學博士。（鄭重點點頭。）我跟你說吧，不久我們就得用更堂皇的名字來稱呼他了。

碧 那是什麼一回事呢，小姐？

鄧女士 （微笑。）嗯，你不懂吧！（感動。）唉，如果我那可憐的兄弟，現在能夠從他的墳墓裏看見他的孩子長成這樣一個人物，那有多好呢！（四面張望。）噫，碧泰——你爲什麼把棹椅上的布罩都拿開了呢？

碧 少奶奶告訴我拿掉的。她說，她看不慣棹椅罩上什麼套子。

鄧女士 那末，他們要把這間房子，作他們日常的接客室了？

碧 是的，我聽見少奶奶是這樣說的。不過喬治少爺——啊，不，博士——他並沒有說什麼。

（喬治，鄧斯曼從右面走進裏面的房間，嘴裏哼着歌聲，提着一個空皮箱，他是一個中等身材年齡三十三歲而帶有青年氣概的人，非常健壯，面圓，常顯快樂，鬚髮作金黃色。他

戴着眼鏡，很隨便的穿着舒適的室內服裝。）

鄧女士 喬治，你早。

鄧斯曼（站在內外兩間房的門口。）啊，朱麗雅姑母！親愛的朱麗雅姑母！（走到她面前，熱烈地握着她的手。）這樣早你就來了嗎！

鄧女士 還早嗎，我自然要來看看你們是怎麼樣過的。

鄧 昨天晚上你一定沒有睡的安穩，你還這樣早來看我們？

鄧女士 哦，那不相干。

鄧 我想你從碼頭上平安的回到家裏，是嗎，姑母？

鄧女士 是的，平安的很，謝謝上帝。白蘭克推事好得很，他送我到家的。

鄧 昨晚我們心裏真是不安的很，馬車裏竟騰不出一點空位給你，海姐帶了那麼多的箱子。

鄧女士 是的，她帶的箱子的確不少。

好？

碧（向鄧斯曼。）我可不可以進去，看看少奶奶要我作什麼事情？

鄧 不，碧泰——用不着。她說過，她若要什麼東西，她會按鈴喊你的。

碧（向右面走。）那很好。

鄧 你且慢走，碧泰，把這隻皮箱拿去。

碧（提箱子。）把牠擱在頂樓上吧。（她從通外廳的門口出去。）

鄧 姑母，你想想看——那個皮箱我曾經滿滿的裝過一箱文件。我考察過許多文物

保存所，從那裏搜集了許多別人想都想不到的珍奇材料，這你也許會不相信。

鄧女士 我怎麼不相信，喬治，我看你在結婚旅行之中，也沒有浪費一點時間。

鄧 不錯，我沒有浪費時間。啊，姑母，請你脫下帽子吧，讓我來給你解帽帶子——好不

鄧女士（當他解帽帶子時。）好好——這正像你還是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一樣。

鄧（把帽子拿在手中，從各方面細細的觀看。）啊，姑母，你這頂帽子真漂亮！花的錢

不少吧？

鄧女士 我是爲着海姐纔買的。

鄧 爲着海姐是嗎？

鄧女士 是的，我有了這頂帽子，若是和海姐走在一起，她就用不着爲我害羞了。

鄧（輕輕的拍拍她的頰）。朱麗雅姑母，你總是想的這麼週到。（把帽子放在棹旁的一個椅子上。）好吧，現在我們且舒舒服服的坐在沙發上，稍微談一談，等海姐來吧。（他們都坐下。她把她的遮陽傘放在沙發的角上。）

鄧女士（握住他的雙手，向他看着。）喬治，又看着你這樣活潑潑的在我眼前，你想我多麼快樂呢！我的喬治，我親愛的孩子！

鄧 姑母，再看見你，我也是快樂的很！你一個人既是我的父親，又是我的母親。

鄧女士 哦是的，我知道你是常常把你的兩個老姑母擺在心上的。

鄧 梨娜姑母現在怎麼樣了？沒有好些嗎？

鄧女士 唉沒有——可憐的很，我看她大概難得好了。她躺在那裏，一點希望也沒有，已經躺了這些年了。但願上天保佑，我此刻不要失掉她纔好！如果她死了，喬治，我真不知道怎樣過我的日子哩——特別是現在你又離開了我，再用不着我來照顧你了。

鄧（輕輕的拍拍她的背。）唉，可憐的姑母！

鄧女士（突然改變腔調。）喬治，想想看，你現在已經是個結了婚的人了！而你所得到的又是海姐·賈布勒——那美麗的海姐·賈布勒！你只要想想，過去有多少贊美她的人包圍着她啊！

鄧（微哼着歌聲，滿意地笑。）是的，我知道在本城裏，我就有好幾個好朋友曾經追求過她。

鄧女士 而且結婚以後，你們又有這樣長久的蜜月旅行！五個多月——差不多六個月——

鄧 不錯，不過蜜月旅行之對於我，同時也是一種考察的旅行。姑母，我在許多舊文件

之中，作過許多調查和搜集的工作，並且還得讀無數的參考的書籍。

鄧女士 哦，這是我相信的。（更加親密，並且稍微放低她的聲音。）但是，喬治，你沒有什麼——什麼特別的事情告訴我嗎？

鄧 關於我們旅行的事情？

鄧女士 是的。

鄧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，所有的事我都在信上告訴過你的。我得了博士學位——這我在昨天也已經告訴你了。

鄧女士 是的是的，你告訴過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說：你沒有什麼期望嗎？

鄧 期望？

鄧女士 喬治，你不可以告訴你的老姑母，教她開開心嗎？

鄧 自然，我有許多的期望。

鄧女士 哦！

鄧 我最期望的，就是不久要作大學教授了。

鄧女士 哦是的，大學教授——

鄧 真的，這我差不多可以說是拿得穩了。可是我親愛的姑母——這事你已經完全曉得了！

鄧女士（自己笑起來。）自然我是曉得的。你說的完全不錯。（改換題目。）但是我

們剛纔說的是你們的旅行。喬治，你們一定花費了不少的錢吧？

鄧 不錯，不過我的旅行獎學金很够使了。

鄧女士 但是，我不明白那怎麼够兩個人的用呢？

鄧 你不明白，那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嗎？

鄧女士 特別是同女人在一道旅行——他們告訴我，這需要更多的費用。

鄧 一點不錯——那稍微要多花些錢。可是姑母，海姐應該旅行一次纔行！她真需要旅行，這是省不掉的。

鄧女士 省不掉，我也覺得省不掉。現在新式的結婚，蜜月旅行自然是絕對少不了的。

——不過告訴我，喬治，這座房子你通通都看到了嗎？

鄧 通通看過了。今天天一亮，我就起來了。

鄧女士 你覺得怎麼樣？

鄧 我很高興！十分的高興！只有在這個內客廳與海姐的寢室之間的兩間空房，我還不知怎樣處置纔好。

鄧女士（發笑。） 哦，我親愛的喬治，我敢說再過些時候，你就有法子使用牠們了。

鄧 姑母，你真說的不錯！你的意思是說，我將來要擴充圖書室的，是嗎？

鄧 是的，我的孩子。我所想到的正是你的圖書室。

鄧 我爲着海姐的原故特別歡喜。在我倆定婚以前，她不止一次的說過：別的任何地方她都不願意，她只希望住在富爾克大臣的別墅裏。

鄧女士 也真是運氣巧，你們剛動身以後，這座房子的主人就宣佈出賣。

了。

鄧 是的，姑母，我們真是幸運的很，你說不是嗎？

鄧女士 可是費用呢，我親愛的喬治，你曉得，這所房子是非常昂貴的。

鄧（看着她，略顯不快之色。） 是的，姑母，我想是的。

鄧女士 啊，簡直貴的可怕！

鄧 你想大概要多少錢呢？

鄧女士 我還不知道究竟要多少，要等一切帳單來了纔曉得。

鄧 幸而白蘭克推事爲我取得了最有利的條件——他是這樣寫信告訴海姐的。

鄧女士 不錯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要焦心。——再者，所有的家具和地毯，我都付過抵押品

品呢？

鄧 抵押品你付過抵押品了嗎？我親愛的朱麗雅姑母——你能够付什麼樣的抵押

鄧女士 我拿我們的年俸作了抵押品。

鄧 (跳起來。) 什麼拿你的——和梨娜姑母的年俸作了抵押品!

鄧女士 是的,你知道我並沒有別的法子好想。

鄧 (站在她前面。) 姑母,你為什麼要這樣作呢!那一點點年俸,你和梨娜姑母都要靠牠過活呀。

鄧女士 孩子,孩子,你且不要這樣着急。白蘭克推事告訴過我:這不過是種形式。他真好的很,整個的事情都是他給我辦好的。他說的,這不過是種形式而已。

鄧 是的,那也許很好。但是——

鄧女士 你現在有一定的薪水可以依靠了,再也不用焦心了。開始時要把各種事情弄好一點,我和梨娜就是真要付出一部份錢,也是沒有關係的!那只能使我們快樂。

鄧 哦,姑母,你們爲着我的幸福,竟這樣永遠不惜犧牲一切嗎!

鄧女士 (起立,把她的手擺在他的肩上。) 我親愛的孩子,除了使你前途幸福以外,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快乐呢?你既沒有父親可以依靠,又沒有母親了。可是現在,喬

治，我們總算已經達到目的了！有時候，我們好像什麼都不順利，可是現在，總算謝天謝地，你再不用怕什麼了。

鄧 是的，一切的事情都向好的方面轉變，真有些奇怪。

鄧女士 並且那些反對你的人——那些想妨害你的前途的人——現在都被你打敗了。喬治，他們都倒了。你那最危險的對手——他是失敗得最利害的。那可憐的糊塗東西，現在只好自作自受了。

鄧 自從我走了以後，你聽說過倭勒特有什麼消息嗎？

鄧女士 只聽說他出版了一本新書。

鄧 什麼嗎？倭勒特·羅博格出版一本新書是最近的事嗎？

鄧女士 是的，人家都這樣說。但是他的書有沒有價值，只有天纔曉得！如果你的新書出來時，那就完全不同了！喬治，你的書大概是關於什麼事情呢？

鄧 討論中世紀勃拉班特的家庭工業。

鄧女士 啊，你竟能寫這樣難的書！

鄧 可是要書出版，總還要一些時日。你知道，我先得整理所搜集的材料。

鄧女士 是的，在搜集和整理方面，沒有人能夠強似你。你真不愧是我可憐的兄弟的

孩子！

鄧 我久已想開始工作了；特別是我現在又有了一個快樂的家庭，更便於我的工作。

鄧女士 不錯，我親愛的喬治；最重要的還是你現在得了一個稱心合意的妻子。

鄧（擁抱她） 哦，是的是的，姑母。海姐是我的快樂的最重要的部分！（向門口張望）

我猜想是她來啦？

（海姐經過內室，打左面走進來。她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少婦。她的面容和體態，都顯出一種雅緻和卓絕的氣概。她的面色有些慘白，且無光澤。她的銳利的灰色眼睛，表示一種冷靜的沉着。她的頭髮是悅目的，略現櫻色，但并不特別豐盛。她穿着講究的但稍嫌寬大的晨裝。）

鄧女士（走去歡迎海姐。）你早，我親愛的海姐！我誠懇的歡迎你。

海姐（伸出她的手。）你早，親愛的鄧斯曼女士！這樣早就來看我們，你真好！

鄧女士（略感侷促。）唔——新媳婦在新房子裏睡的好嗎？

海 謝謝你，還可以。

鄧（發笑。）還可以那很好，海姐！我起牀的時候，你還睡的像個石頭一樣。

海 幸而如此。鄧斯曼女士，一個人總要設法漸漸適應他的新環境的。（向左面看。）

噢，用人出去了，把走廊的門這樣打開，讓太陽都曬進來了。

鄧女士（走向門去。）那末，我們把牠關上好了。

海 不，不要關！鄧斯曼，請你把簾子放下來，那光線就要柔和一些了。

鄧（在門旁拉簾。）好了好了。海姐，現在既涼蔭，又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了。

海 是的，這房裏既有這麼多的花，我們當然要有新鮮空氣——但是，鄧斯曼女士，你

不坐下嗎？

鄧女士 不，謝謝你。這裏一初都弄的很好，我看了也放心了，我就要回去。我的妹妹躺在牀上盼望着我哩，可憐的很！

鄧 姑母，你給我好好的問候問候梨娜姑母；你告訴她，我回頭就來看她。

鄧女士 是的，我一定告訴她。喬治——（在衣袋內摸索）——我幾乎忘記了，我這裏給你帶來了一樣東西。

鄧 啊，是什麼？

鄧女士（拿出一個用報紙包着的小包，遞給他。） 你看，我親愛的孩子。

鄧（打開紙包。） 啊，親愛的姑母，你真把這些東西都給我保存起來了嗎！海姐，你想這不令人感激嗎？

海（在右面架子旁邊。） 唔，什麼東西？

鄧 我的舊拖鞋。

海 當真！我記得我們在外國時，你常常說起牠。

鄧 是的，我深深感覺到需要牠。（走近她。）海姐，現在給你看。

海（向火爐旁走去。）謝謝你，我並不要看牠。

鄧（跟着她。）你只想想，梨娜姑母雖然病到那個樣子，這雙拖鞋還是她給我綉的。
啊，你真想不出這上面附着多少慈愛！

海（在棹旁。）那並不是爲着我呀。

鄧女士 喬治，那自然不是爲着海姐。

鄧 不過她現在既是我們家裏的人了，我想——

海（打斷他。）鄧斯曼，我們決不能要這個用人。

鄧女士 不是碧泰？

鄧 爲什麼，親愛的，你怎麼忽然想到這上頭？

海（用手指着。）你看那裏！她把她的舊帽子，擺在那張椅子上。

鄧（驚愕，不覺把拖鞋掉在地板上。）海姐，你爲什麼——

海 你想想看，如果有個人進來看見了，那還成個什麼樣子！

鄧 但是海姐——那是朱麗雅姑母的帽子。

海 啊，當真嗎！

鄧女士（拿起帽子。） 是的，這真是我的。並且，海姐夫人，這帽子還不是舊的咧。

海 鄧斯曼女士，我真沒有仔細看清楚。

鄧女士（將帽子帶上。） 還讓我告訴你，這是我第一次——剛剛第一次戴牠呢。

鄧 並且也是一頂非常好看的帽子——我看美麗得很！

鄧女士 哦，喬治，這也不見得是那樣好。（向四面看一看。）我的傘呢？——啊，在這裏。

（拿起牠。）這也是我的——（咕嚕）——並不是碧泰的。

鄧 一頂新帽子和一把新陽傘！海姐，你想想看！

海 真的很漂亮。

鄧 是的，漂亮的很。但是姑母，你且慢走一步，你再好好的看海姐一下。你看她多美啊！

面走。

鄧女士 啊，我的孩子，那也沒有什麼新奇。海姐向來就是很美麗的。（她點點頭，向右面走。）

鄧（跟着她。） 是的，但是你沒有注意到她現在是怎樣的豐滿？你沒有看出她因為旅行一趟，身體胖起來了嗎？

海（在房內走動。） 得了，不要說啦！

鄧女士（站住，轉過身來。） 胖起來了嗎？

鄧 她現在穿着這件衣服，你自然看不出。但是我却能——

海（在玻璃門旁，不耐狀。） 你什麼也看不出！

鄧 這一定是因為泰洛爾山地的空氣——

海（打斷他，急促地說。） 我還是同動身時一模一樣。

鄧 你總是這麼說；但是我知道你并不同動身時一樣。姑母，你覺得我的話對嗎？

鄧女士（合着手，已經定眼看着她好一會。） 海姐真是可愛——可愛——可愛得

很。(走到她面前，用雙手撫着她的頭，拉牠稍向下傾，吻吻她的髮。)願上帝爲着喬治，好好的保佑海姐·鄧斯曼吧。

海(輕輕地掙開。)啊——放開我吧。

鄧女士(默默地感動。)我以後一定每天都來看看你們。

鄧 每天都來看看我們那好的很，姑母。

鄧女士 再會！再會！

(她從通外廳的門走出去，鄧斯曼伴着她。這時門半開着，可以聽得見鄧斯曼的說話：囑咐她代他問候梨娜姑母，他又申謝着那雙拖鞋。)

(同時，海姐在房內踱來踱去，揚起膀子，雙手緊握着，好像很憂愁。一會，她把玻璃門上的帳簾拉起來，站在那裏向外望着。)

(不久，鄧斯曼走回來，他隨手把門關上。

鄧(從地板上拾起拖鞋。)海姐，你在看什麼？

海（恢復常態，鎮靜。）我不過看看樹葉子，已經這樣的枯黃了。

鄧（將拖鞋包好，放在棹上。）呃，現在是九月了。

海（又不安。）是的，日子過的多快！已經又是九月了。

鄧 親愛的，你覺不覺得朱麗雅姑母的態度有點奇怪？簡直是嚴肅得很，你能猜得出她有什麼事情嗎？

海 你知道的，我很少了解她。她平常不像這樣嗎？

鄧 平常并不像她今天這樣。

海（離開玻璃門。）你想她是不是因為帽子的事情惱了呢？

鄧 啊，大概不會。或者當時有一點不高興也說不定——

海 但是那是什麼玩意，把帽子亂丟在會客室裏！別人真不會作出這種事。

鄧 我敢相信，朱麗雅姑母以後決不會再這樣作的。

海 不過我還是要設法同她和好纔行。

鄧 好，我親愛的海姐，唯願你如此。

海 你今天下午去看她時，你就請她今晚到我們這裏玩玩如何？

鄧 好，我一定邀她來。還有一件事，只要你願意作的話，那她一定會高興的。

海 什麼事？

鄧 只要你願意用 *DE* (註) 稱呼她，那就好了。海姐，看我的面上，你願意嗎？

(註) *DE* = *Thou* = 你，係表示親暱的稱呼，客氣的稱呼為 *DO*，= *you* = 您。

海 不，不，鄧斯曼——你不能向我作這種要求。這我已經告訴過你了。我以後喊她姑母好了；我想那你應該滿意了。

鄧 固然不錯，不過我想你既然是我們家的人，你就——

海 嗯——我一點也不懂爲什麼我要——

(她走向後牆正中的門口。)

鄧 (頓住一會。) 海姐，你去作什麼事？

海 我不過看看我的舊鋼琴。牠與其餘的東西一點也不相稱。

鄧 等我領着第一次薪水，我們想法換一架。

海 不，不——不用換。我捨不得牠。我想把牠擺在內客廳裏，要是可能的話，再弄一架新的擺在這裏。

鄧（稍覺吃驚。） 好的，只要錢方便時，我們自然可以買架新的。

海（將鋼琴上的花束拿起來。） 昨天晚上我們到家的時候，這上面並沒有這些花。

鄧 那一定是朱麗雅姑母帶來給你的。

海（細看花束。） 啊，有一張名片。（拿出來，讀牠：）「停刻再來拜訪。」你能猜出這是誰的名片？

鄧 不能。你說是誰的？

海 名字是「葉維斯德夫人。」

鄧 當真嗎？那就是執行官葉維斯德的妻子了？是李森女士。

呢？

海 正是她。那個頭髮蓬鬆的姑娘，她常常以此誇耀。我聽人說，她是你的——一個老相好。

鄧（笑） 哦，那也沒有多久；而且，海姐，那是在我認識你以前的事。她怎麼也在城裏！

海 她竟來看我們，這真是想不到的事。自從離了學校以後，我差不多就沒有見過她。

鄧 我也不知道有多久沒有見着她了。我真不懂，她怎能在那個偏僻的地方住下去

海（沉思片刻，忽然地說） 鄧斯曼，你告訴我，倭勒特·羅博格現在不也是住在那地方的附近嗎？

鄧 是的，他就是住在那附近。

（碧泰從通外廳的門進來。）

碧 少奶奶，剛纔送花來的那位太太又來啦。（用手指着。）就是你手上的那些花。

海 啊，是她嗎？好吧，請她進來。

（碧泰開了門請葉維斯德夫人進來，她自己走出去。——葉維斯德夫人是一個體面

脆弱的婦人，面貌清秀而柔和。她的眼睛是淺藍色，大而且圓，稍微有點突出，帶有驚疑的神氣。她的頭髮非常光澤，顯淡黃色，非常的多，而且成波浪形。她大概是比海姐小一兩歲的光景。她穿起黑色的訪客的服裝，很雅適，但不十分時髦。

海（熱烈的歡迎她。）你好，我親愛的葉維斯德夫人。我能再見到你，真是快樂的很。

葉維斯德夫人（激動，力求自抑。）是的，我們長久沒見了。

鄧（伸手給她。）我們也是一樣。

海 謝謝你送來這麼好看的花——

葉夫人 說那裏話。——昨天下午我本要一直到你們這裏來的；但是我聽說你們還沒回來——

鄧 你是剛到城裏的，是不是？

葉夫人 我昨天到的，大概是中午的時候。當我聽說你們沒有在家，我真失望的很。

海 失望！怎麼失望？

鄧 爲什麼呢，李森女士，啊，不，葉維斯德夫人？

海 我希望你沒有什麼爲難的事吧？

葉夫人 不幸有的。在這裏，我再也找不出另一個我可以求助的人了。

海（將花束放在棹上。） 好，讓我們在沙發上坐一坐吧。

葉夫人 啊，我那裏還有坐的心思呢！

海 你一定得坐着談一談。這裏來。（她將葉夫人拖在沙發上坐下，自己坐在她的旁邊。）

鄧 怎樣？葉維斯德夫人，是怎麼一回事？

海 你家裏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故嗎？

葉夫人 是的——也不是的。啊，我希望你們不要誤解我纔好！

海 那末，葉維斯德夫人，你最好把事情通告訴我們好了。

鄧 我想你到這裏來，就是爲了告訴我們的吧？

葉夫人 是的，是的——自然是的那末，我就告訴你們——如果你們還不知道的話——倭勒特·羅博格現在也在城裏呢。

海 羅博格——

羅 什麼？倭勒特·羅博格已經回來了嗎？海姐，你聽聽！

海 唔，唔——我聽見了。

葉夫人 他已經來到這裏一個禮拜了。你想想——整整的一個禮拜！一個人在這樣可怕的城市裏各方面又有那樣多的誘惑。

海 但是我親愛的葉維斯德夫人——他怎麼這樣使你關心呢？

葉夫人（驚疑的神氣看着她，急促地說：）他是孩子們的教師。

海 你的孩子們的教師？

葉夫人 我丈夫的孩子們的教師。我並沒有孩子。

海 那末，是你丈夫前妻養的孩子了？

葉夫人 是的。

鄧（略現躊躇。） 那末，他是否——我不知怎樣說纔好——他是否——有適合那種位置的常性呢？

葉夫人 就近兩年說起來，他的行爲是沒有什麼可以褒貶的。

鄧 真的嗎？海姐，你聽聽！

海 我聽見了。

葉夫人 我告訴你，在各方面都是無可褒貶的！可是現在——現在我知道他在這裏——在這樣一個大城市裏——并且手上還帶着一大筆錢——我真禁不住不給他擔心了。

鄧 爲什麼他不留在那裏，同你和你的丈夫在一起呢？

葉夫人 自從他的書出版以後，他就感覺到煩燥和不安，不願同我們在一起了。

鄧 不錯，朱麗雅姑母告訴過我：他出版了一本新書。

葉夫人 是的，一本大部頭的書，概括地論述文化的發展。大概是兩星期以前纔出版的。並且因爲這書的銷路很好，大受讀者的歡迎，又曾轟動一時，所以——

鄧 真是這樣嗎？這一定是他在得意的時候準備好的材料。

葉夫人 你的意思是說很久以前嗎？

鄧 是的。

葉夫人 事實上并不如此，自從他到我們家裏時，他纔開始寫牠的——在去年以內。

鄧 海姐，這不是件好消息嗎？你想想看。

葉夫人 啊，是的，唯願牠能維持長久纔好！

海 你在城裏會見過他嗎？

葉夫人 還沒有。我爲了尋找他的住址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力量，好容易今天早晨纔找

到了。

海（懷疑地注視她。） 我覺得你的丈夫真有些奇怪，他竟——

葉夫人（驚異） 我的丈夫有些奇怪？

海 他竟打發你來城裏作這種事情，而他自己反不來找他的朋友。

葉夫人 啊，不，我丈夫忙的很，他沒有空。再者，我——我也要進城來買點東西。

海（微微一笑） 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

葉夫人（急速地站起，不安） 鄧斯曼先生，現在我有件事懇求你：如果羅博格到你

這裏來，願你和善的接待他。我想他一定會來這裏的。你們從前是那樣要好的朋友。而且就我所知道的來說，你倆又研究同樣的學問——同一門科學。

鄧 不錯，我們過去是朋友。

葉夫人 因此，我這樣懇切的請求你——請求你們留心的照顧照顧他。鄧斯曼先生，

你答應我這個要求嗎？

鄧 我十分的願意，李森女士——

海 ——不對，葉維斯德夫人。

鄧 哦是的，葉維斯德夫人，我告訴你，凡是我所能作到的，我總盡量爲羅博格盡力。你可以相信我好了。

葉夫人 啊，你真是好人，實在是好人！（緊握着他的雙手）謝謝你，十分的謝謝你！（戰慄。）你知道，我丈夫是非常喜歡他的！

海（起立。）鄧斯曼，你應該寫封信給他。不然他怎麼會想到到這裏來呢？

鄧 不錯，海姐，也許我應當寫封信請他來一來？

海 當然，越快越好。爲什麼你不立刻寫呢？

葉夫人（懇求。）啊，唯願你趕快寫！

鄧 好，我馬上就寫。你有他的地址嗎，葉維斯德夫人？

葉夫人 有的。（從袋裏拿出一張紙條，遞給他。）這就是的。

鄧 好好。那末我就去寫——（向四圍看。）呃，我的拖鞋呢？哦，在這裏。（拿起紙包，正欲走出。）

海 你一定要寫封親親熱熱的信給他，同時還要寫得長長的。

鄧 好，我很願意。

葉夫人 但是，請你——請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要你寫的。

鄧 啊，你放心，我怎麼會那樣的糊塗？（他走進內室，向右面走出。）

海（走到葉夫人面前，微笑着，低聲地說：）你瞧！我們一箭射了雙鵝了。

葉夫人 你是什麼意思？

海 你難道不能看出我要他出去嗎？

葉夫人 是的，要他去寫信給——

海 并且這樣我倆就好單獨地談一回話了。

葉夫人（迷惑。） 還是談那件事情嗎？

海 正是。

葉夫人（疑慮不安。） 但是，鄧斯曼夫人，那還有什麼談的呢！絕對沒有什麼談的了！

海 啊，有的，我看得出來，還有許多可談的。坐在這裏，讓我們舒服的談一回知心話吧。
（她強迫葉夫人坐在火爐旁的安樂椅上，她自己則坐在一個凳子上。）

葉夫人（焦急，看表。） 我親愛的鄧斯曼夫人，我真是馬上就要走啦。

海 不，你不會是那樣的忙。好，現在你把你在家裏的生活情形，講一點給我聽吧。

葉夫人 唉，那正是我所最不願意向人講的。

海 也不願意向我講嗎？難道我們不是同過學嗎？

葉夫人 不錯，但是你比我高一班。唉，那時我是多麼怕你喲！

海 怕我？

葉夫人 是的，非常怕你。因為只要我們在樓梯上碰到了，你總是扯我的頭髮。

海 啊，當真有這回事？我怎麼一點也不記得了？

葉夫人 你有一次還說要燒掉我的頭髮呢。

海 啊，那自然都是年青時候的胡鬧。

葉夫人 不錯，可是那時候我真傻的很。——并且自從離了學校以後，我們就遠遠的分開了。我們各人所處的環境竟是那樣的不同。

海 那末，我們現在應該重新結合在一起了。你聽我說！在學校的時候，我們是用（你）相互稱呼的，并且彼此都喊教名。

葉夫人 不，我相信你一定記錯了。

海 一點也不錯！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們現在要重新恢復我們的老友誼。（把椅子拉近葉維斯德夫人一點。）好啦！（吻吻她的頰。）現在你應該用（你）稱呼我，并叫我海姐好了。

葉夫人（緊緊握着她的雙手，同時撫摩牠。）啊，你對我好呀！我平常是得不到這樣的慈愛的。

海 可憐，可憐，可憐！我要像從前一樣的用（你）稱呼你，并且喊你親愛的泰拉，
葉夫人 我的名字是苔雅。

海 啊，自然！我是說苔雅。我一下記錯了。（多情地看着她。）苔雅，你平常是得不到和愛奧慈善嗎？就是在你的家裏也得不到嗎？

藥夫人 唉，我有個家倒好了！但是我沒有家；我從來就沒有家。

海（盯眼看她一會。） 這我差不多猜想到了。

藥夫人（茫然地向前呆望着。） 唉——是的，是的。

海 我不大記得清楚了，你當初到葉維斯德先生家裏去的時候，是不是去作管家的？

藥夫人 我本是去作家庭教師的。但是他的妻子——他的前妻——是個病人，她很少離開她的寢室。所以我也得幫着他們管管家事。

海 於是後來你就作了他家的主婦了？

藥夫人（悲慘地。） 是的，不錯。

海 讓我想想——那是多久以前的事？

藥夫人 什麼事，你說我的結婚嗎？

海 是的。

葉夫人 那是五年前的事。

海 是的；一定是那時候。

葉夫人 啊，那五年！——或者至少可以說最近的兩三年啊，只要您（註）能想像。——

海（輕輕地打葉夫人的手。）您，您？您還說您！

葉夫人 呵呵，我不說啦。只要您能够想像和了解——

海（輕率的。）這兩三年以來，倭勒特·羅博格是住在你們的附近，是不是？

葉夫人（懷疑地望着她。）倭勒特·羅博格？是的，他住在我們附近。

海 你從前在這城裏時，就認識他嗎？

葉夫人 不認識。不消說——我知道他的名字。

（註）葉維斯德夫人在這裏用那客氣的代名詞，因此海姐責備她。在葉維斯德夫人隨後的談話中，她用 D.P. 了。

海 但是你在鄉裏常看見他嗎？

葉夫人 是的，他每天都到我門家裏來。他來教孩子們的書；因為後來我自己不能分身教孩子們的書了。

海 那是很明白的。——不過你的丈夫呢？我想他大概是常常不在家吧。

葉夫人 是的，你知道，他既是執行官，所以他得常到他所管的地方去視察。

海（傾身靠着葉夫人坐的椅子的臂上。） 苔雅——我可憐而又可愛的苔雅——

你現在要把一切的事都告訴我——照實的告訴我。

葉夫人 那末，你問我好了。

海 苔雅，你的丈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我的意思是說，他在日常生活上怎麼樣？他待你好嗎？

葉夫人（遁辭） 我知道他在各方面都還不壞。

海 我想他配你，一定太老了吧。你們兩個最少相差二十歲，是不是？

葉夫人（惱怒。）是的，那是真的。他的一切我都覺得討厭！我們沒有一點共同的思想。他同我沒有任何同情之感。

海 但是，就他自己那方面講，他不是很喜歡你嗎？

葉夫人 這我自己也不曉得。我想他只是把我當作一件有用的財產看待。而且養活我也費不了多少錢，因為我並不浪費。

海 那怪你自己傻。

葉夫人（搖頭。）可是並不能有別樣的作法——同他只得如此。他是只顧自己，從不關心別人的——或者稍微關心小孩們罷了。

海 也關心倭勒特·羅博格吧，苔雅？

葉夫人（看着她。）關心倭勒特·羅博格？你怎麼想到這上頭呢？

海 我是說，他既然打發你進城來找他。——（微笑得幾乎看不出。）而你自己也這樣對那斯曼說的。

葉夫人（不安地一縮。）我這樣說過嗎？哦是的，我想或許說過。（用力地，但是聲音不高。）也好，反正我現在要痛痛快快的承認一切了！因為事情總有一天要鬧出來的。

海 你承認什麼，我親愛的苔雅？——

葉夫人 簡單一句話：我丈夫并不知道我到城裏來。

海 什嗎！你的丈夫并不知道！

葉夫人 是的，他自然不知道。因為他不在家——他到外面有事去了。啊，海姐，我不能忍耐了！我想起將來還要過過孤寂的生活。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。

海 嗯！那末怎麼樣呢？

葉夫人 所以我私自收拾幾件我所必需的東西。於是就離家出來了。

海 沒有留句話吧？

葉夫人 是的，沒有——我就一直坐車進城了。

海 噯呀，我親愛的苔雅——你竟敢作這樣的事！

葉夫人（站起，在房內走動。）我還有什麼別的作法呢？

海 但是等你回去的時候，你想你的丈夫會說些什麼話呢？

葉夫人（在椅子旁邊，看着她。）再回到他家裏去？

海 自然。

葉夫人 我永遠不會再回到他家裏去了。

海（站起，走到她面前。）那末你是永遠離開你的家了？

葉夫人 是的。並沒有別的法子。

海 你竟這樣公開的出奔！

葉夫人 哦，這一類的事情是無法保持祕密的。

海 但是苦雅，你想別人會怎樣說你呢？

葉夫人 隨便人家怎麼說，我反正都不管。（疲乏地和悲慘地坐在沙發上。）我所作

的，完全是非作不可的。

海（靜默片刻。）你現在計劃怎麼樣呢？你打算作什麼呢？

葉夫人 我自己也不曉得。我只知道：如果我還要活在世上的話，那倭勒特·羅博格到了哪裏，我也要到哪裏，他現在既到了這裏，所以我也就要住在這裏。

海（從棹旁取一張椅子，移到葉維斯德夫人旁邊坐下，并撫摩她的雙手。）我親愛的苔雅，你和倭勒特·羅博格的這種——這種友誼關係是怎樣發生的呢？

葉夫人 那是逐漸生長的。我對他有一種感化的影響。

海 真的嗎？

葉夫人 他戒絕了他的一切老習慣。這並不是因為我要求他改的，我并不敢向他這樣直說。但是他看見那些習慣使我討厭；他就自動的改正過來。

海（隱藏一種不自覺的嘲弄的微笑。）那末，我的小苔雅，你已經使他改邪歸正了。

葉夫人 無論如何，他自己總是這樣說。并且在他那方面，他也使我成爲一個真正的人——他教我思想，教給我許多東西。

海 那末，他也給你上課嗎？

葉夫人 并沒有一定教我什麼課。不過只跟我閒談——談論各種各樣的知識。後來我們就開始了那最可愛最快樂的日子，那時他教我幫助他，讓我分擔他的工作！

海 他讓你分擔他的工作？

葉夫人 是的！他沒有我的幫助，就寫不出東西來。

海 那末事實上，你們竟是兩個好同志了？

葉夫人（熱切地。） 同志，是的，海姐——他自己正是這樣說，我本應該十分快樂的了；可是我簡直不能快樂；因為我不知道這種快樂的日子會維持多久。

海 你難道還不能十分拿得住他嗎？

葉夫人（抑鬱地。） 你不知道，在我和倭勒特·羅博格之間，另有一個女人的影子在作鬼。

海（不安地看着她。） 那末，她是誰呢？

葉夫人 我不知道。那個女人是他在過去認識的。他對她永遠不能忘情。

海 關於那個婦人，他告訴你一些什麼話呢？

葉夫人 他只有一次很模糊的提過一兩句。

海 嗯！他怎麼說呢？

葉夫人 他說當他們分開的時候，那女人要用手槍打死他。

海（冷靜自持。） 這真是胡說！這裏哪有作這種事的人。

葉夫人 我也想沒有。因此我猜想一定就是那個紅頭髮的歌女，那女人他曾經——

海 是的，很像。

葉夫人 因為我常聽人說，她時常帶着實彈的手槍。

海 啊，那自然是她了。

葉夫人（搓手。） 海姐，你想想，我聽說那個歌女現在又到這城裏來了！我真不知怎

麼纔好！——

海（向內室警視。）別說啦！鄧斯曼來了。（起立耳語。）苔雅，這些事情只有你我兩個知道。

葉夫人（跳起來。）哦是的，是的！爲着上帝的面上！——

（喬治·鄧斯曼手裏拿着一封信，經過內室從右面進來。）

鄧 你們瞧——信寫好了。

海 那很好。葉維斯德夫人也正要走了。等一等——我送你到花園門口去吧。

鄧 親愛的海姐，你想碧泰會寄這封信嗎？

海（接信。）我告訴她寄好了。

（碧泰從外廳進。）

碧 白蘭克推事在外面，他想看看少奶奶。

海 好，請他進來。呃——把這封信寄出去。

碧（接信。）是的，少奶奶。（她開門請白蘭克推事進來，自己走出去。白蘭克是個四

十五歲的中年男子；身材結實，但很均稱，行動輕快。他的面孔圓圓的，頗有點貴族氣派。他的頭髮很短，還差不多完全是黑的，梳得光光的。他的眼睛靈活，閃爍有光。他的眉毛是很厚，唇鬚也很厚，剪得短短的。他穿一件剪裁得很好的出客裝，過於漂亮，有點與他的年齡不大相稱。他帶着一隻架在鼻上的眼鏡，時常取下。

白蘭克推事（帽子拿在手上，鞠躬。）我可以這樣早的來拜望你們嗎？

海 自然可以。

鄧（緊握他的手。）你什麼時候來，我們都是歡迎的。（介紹他。）這位是白蘭克推事，這位是李森女士——

海 咳——

白（鞠躬。）我很高興。

海（看着他笑。）推事，白天裏看到你，漂亮得多了！

白 你覺得我和昨天有什麼不同嗎？

海 是的，稍微年青了一點。

白 十分謝謝你。

鄧 但是你覺得海姐怎麼樣？她看起來不是更豐滿些嗎？實際上她已經——

海 得了得了，不要儘管說我吧。白蘭克推事給我們作了這許多事，你還沒有謝謝他呢。

白 好說好說，給你們作事，是我的快樂。

海 你真是個了不起的朋友。不過推事，我的這位朋友在這裏站着，急急於要走——所以我要少陪一下了。我很快就會回來的。（相互爲禮。葉維斯德夫人與海姐從廳門出去。）

白 你的夫人還滿意——

鄧 是的，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。自然，她也說到，有些地方要稍微改變一下；並且還缺乏一兩件東西。我們還得製辦幾件零星的物件。

白 真的！

鄧 但是這些瑣事，不用再麻煩你了。海姐說過，她自己來製辦那些需要的東西——我們坐下來談談不好嗎？

白 謝謝你，我可以稍坐一會。（坐於棹旁的椅上。）我親愛的鄧斯曼，我有點事情要和你談談。

鄧 什麼事？我懂得了！（坐下來。）我想快樂之後，來了嚴重的問題了，是不是？

白 噢，錢的問題倒並不怎樣的急迫；雖然，我後悔我們從前不該用得過奢一點。

鄧 但是你要知道，那是不得不如此的！我的好朋友，你想想海姐！看你是深知她的人。

——我不能要求她過一種寒酸的生活！

白 是的，不能——困難也就在這上面。

鄧 幸而還好，我不久就要接到委任了。

白 不過你要曉得——那一類的事情常常要經過相當時期的耽擱。

鄧 你聽見了什麼確實的消息嗎？

白 並沒有什麼確實的消息——（自己打斷話頭。）不過我倒有件新聞要告訴你。

鄧 什麼？

白 你的老朋友，倭勒特·羅博格，現在又回到城裏來了。

鄧 這我已經曉得了。

白 當真！你怎麼曉得的？

鄧 剛纔同海姐出去的那位太太告訴我的。

白 真的？她叫什麼名字？我剛纔沒有聽清楚。

鄧 葉維斯德夫人。

白 啊哈——执行官葉維斯德的妻子？不錯，他是住在他們附近的。

鄧 並且我聽說，他已經改邪歸正了，我聽了很高興！

白 他們都這樣說。

鄧 他近來又出版了一本新書，是不是？

白 是的，他出過一本新書。

鄧 我又聽說，那書曾轟動一時。

白 一點不錯，非常的轟動。

鄧 你想——這不是好消息嗎！像他那樣一個有特殊才能的人——過去看着他那樣不可救藥的胡鬧，我真爲他難過。

白 不錯，過去大家都可惜他。

鄧 但是我想像不出，他現在究竟要幹什麼！他怎麼能夠維持他的生活呢？（說最後這句話時，海妲從廳裏進來。）

海（向白蘭克，稍帶譏諷的笑。） 鄧斯曼總是愁着別人怎麼維持生活。

鄧 唔，親愛的——我們是說那可憐的倭勒特·羅博格。

海（敏捷地向他一瞥。） 哦，真的嗎？（坐在火爐旁的安樂椅上，不在意的問道。）他

怎麼啦？

鄧 他的財產不用說，早就花光了；他又不能每年寫一本新書——是不是所以我真不知道他將來怎麼辦。

白 在這方面，你倒用不着給他擔心。

鄧 真的！

白 你要曉得，他的親戚們頗有些勢力。

鄧 不過不幸的是：他們完全不理他了。

白 曾經有一個時候，他們對於他的希望很大。

鄧 不錯，有一個時候是如此！但是他使他們失望了。

海 誰說的？（微微一笑。）我聽說他在執行官葉維斯德家裏，品行已經改正了——

白 並且他出版的那本書——

鄧 很好很好，我唯願他們能給他一些事情作作。我剛纔寫了封信給他。我要他今晚

來看看我們。

白 但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已經約定了今天晚上參加我家裏的茶會。昨天晚上你在碼頭上就答應我的。

海 鄧斯曼，你忘記了嗎？

鄧 是的，我完全忘記了。

白 不過這也沒有關係，我想他一定不會來的。

鄧 你怎麼會曉得？

白（稍微躊躇一下，站起來，并把他的雙手放在椅背上。）親愛的鄧斯曼——還有

鄧斯曼夫人——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們一些——

鄧 一些關於倭勒特的事？

白 關於你和他的事。

鄧 那末，我親愛的推事，你快說吧。

白 你得準備準備，你的委任不會如你所希望的那樣快就會下來的。

鄧（不安地跳起來。）是不是有什麼障礙呢？

白 委任狀究竟下給誰，大概還要看競爭的結果纔能決定。

鄧 競爭！海姐，你想想看！

海（在椅子裏向後仰。） 嗯！

鄧 但是誰同我競爭呢？總不會是——

白 我跟你說，正是倭勒特·羅博格。

鄧（絞扭自己的手。） 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！完全想不到的！你說是不是？

白 哼——可是事實的趨勢卻是如此。

鄧 那末，白蘭克推事——這簡直是表示侮辱我。（揮動他的手臂。）你只想想，我是

一個結了婚的人了！我和海姐的結婚，所指望的就是那個前途，我們欠了許多債；甚至於還

向朱麗雅姑母借過錢。他們已經答應過給我那個位置。現在竟變了卦嗎？

白 不過經過一番鬪爭以後，你最後終會得到的。

海（坐在椅子裏不動。） 鄧斯曼，你想想，競爭起來倒也很有趣味的。

鄧 我最親愛的海姐，你怎能這樣毫不關心！

海（如前。） 我并不是不關心。我倒頂希望看見是誰勝利。

白 鄧斯曼夫人，聽說你還要買點東西。無論如何，我想你最好先要了解一點實際的

情形。

海 那沒有什麼關係。

白 啊！那末我就沒有什麼話說了。再見吧！（向鄧斯曼。）我今天下午出來散步以後，就順便到這裏來，我們一道到我家去。

鄧 哦，好的好的——唉，你這個消息使我難過極了。

海（身向前傾，伸出手來。） 再會，推事；今天下午你一定要來。

白 多謝你。再見，再見！

鄧（送他到門口。）再見，我親愛的推事！你必須原諒我——（白蘭克推事從廳門出去。）

鄧（在房內走來走去。）海姐——一個人是永遠不應該冒險的，是不是？

海（看着他，微笑。）你難道冒了險嗎？

鄧 是的，親愛的——這是不能否認的，只憑一些不可靠的希望，就結了婚和建立家庭起來，實在是冒險。

海 你說的也許不錯。

鄧 可是——海姐，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有了一個快樂的家庭！這家庭是我們所夢想的——是我們所愛護的。你說是嗎？

海（緩慢地和疲乏地站起來。）是啊，我們婚約的一部份，就是規定我們要有的生活——成立一個好客的家庭。

鄧 不錯，你知道我是多麼渴望那種生活呢！在高貴的賓客之中，看見你以女主人的

資格出來應酬，我會多麼快活！不過現在呢，我們是不能有賓客的交際，只好請朱麗雅姑母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玩玩。——啊，親愛的，我教你過現在這樣的生活，我真是——

海 不用說，現在我也不能僱一個馬夫了？

鄧 不幸得很，實在不能。你知道，我們現在談不上僱一個馬夫。

海 那末我預定要有的乘馬，恐怕也——

鄧（驚愕。） 乘馬！

海 ——我想那也談不上了吧。

鄧 唉！自然談不上——那是非常明白的。

海（向內室走去。） 那末，我最低限度要有一件東西可以消磨時間纔行。

鄧（微笑。） 哦，那就謝天謝地！海姐，是什麼東西呢？

海（站在正中門口，帶着一種掩飾的嘲笑看着他。） 喬治，我的兩把手鎗。

鄧（驚愕。） 你的手鎗！

海（冷眼。） 是呀，賈布勒將軍的手鎗。（她進內室，向左面走出。）

鄧（跑到正中門口，在後面喊道：） 不要不要，親愛的海姐，看上帝的分上，不要碰那些危險的東西！不要碰海姐！

（幕）

第一幕

(佈景：鄧宅的待客室，與第一幕同，惟鋼琴已經搬走，代替牠的是一張小巧的寫字棹，棹上裝有幾格書架子。靠近左邊的沙發旁，又擺着一隻更小的棹子。大部份的花都已拿走了。葉維斯德夫人送來的花擺在前面的大棹上。——時間是下午。)

(海姐穿着接待賓客的服裝，一個人在房裏。她站在敞開的玻璃門旁，正在裝手槍子彈。另一隻手槍擺在寫字棹上的手槍盒裏，盒子打開着。)

海(向下看着花園，喊道) 喂，推事，你又來啦!

白(在外面遠遠的喊道) 是的，鄧斯曼夫人，我又來了!

海(舉起手槍，向外指着) 白蘭克推事，我現在要放鎗打你咯!

白(聽見她的叫聲) 不，不，不要瞎鬧! 不要把槍對着我。

海 這是從後門(註)溜進來的處罰。(她放了一槍。)

(註) Bagveje 有『後門』和『陰謀手段』兩重意義。

白 (聲音漸近。) 你發了瘋嗎!

海 啲——我打着你沒有?

白 (還在外面。)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胡鬧了!

海 那末,推事,請進來吧。

(白蘭克推事穿着參加男子茶會的服裝,從玻璃門外進來。他手臂上搭着一件薄外套。)

白 什麼鬼——那些把戲你難道還沒有玩够嗎?你為什麼開鎗打我?

海 啊,我不過向空中放了一槍。

白 (溫柔地從她手裏拿過槍來。) 夫人,請給我! (看槍。) 啊,我認識這把手槍! (四面看) 槍盒在什麼地方啊,在這裏。(把手槍放在盒內,將盒關上。) 好,今天我們再不要玩這種把戲了。

海 那末你究竟要我拿什麼東西消遣呢？

白 沒有客人來看你嗎？

海（關玻璃門。） 一個也沒有。我想我們那班朋友現在還在城外吧。

白 鄧斯曼也沒有在家嗎？

海（在寫字棹旁，把手槍盒放在抽屜內，隨即關上。） 不在家。他吃過午飯，就跑到他姑母家去了；他想不到你來的這樣早。

白 嗯——我真蠢，怎麼沒有想到這一層！

海（轉過頭望着他。） 爲什麼蠢？

白 因爲如果我想到這一層，我就會更早一點來。

海（在房內走動。） 如果那樣，你就找不到一個人來接待你；因爲我吃過午飯以後，就在套房裏換衣服一直到現在。

白 難道抽不出一點空給我們來談談嗎？

海 你又沒有預先約定。

白 這又是我的愚蠢了。

海 好，我們且在這裏坐一會兒——等鄧斯曼回來；他大概不會馬上就回來的。

白 不要緊；他不回來，我決不會性急的。

（海姐坐在沙發的一端。白蘭克把他的外套放在身邊的椅子背上，坐下來，但還把帽子抓在手裏。沉默片刻。他和她相互的看一看。）

海 怎麼？

白（同樣的語調。） 怎麼？

海 我說過了，應該你說。

白（稍向前俯。） 好，海姐女士，我們來舒舒服服的談一會吧。

海（更向沙發後面靠。） 自從我們上次會談以來，不是恍如隔世嗎？自然，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所講的幾句話，不能算在裏面。

白 你是說我們上次那回祕密的談話嗎？我們兩個那次親密的談話嗎？

海 噫，正如你所說的。

白 我沒有一天不盼望你早點回來。

海 我也沒有一天不作這同樣的希望。

白 你真的嗎，海姐？我以為你享盡了旅行之樂！

海 啊，是的，你也許相信我是快樂的！

白 但是鄧斯曼的每次來信，總是說你們很快樂。

海 哦，鄧斯曼！他除了鑽到圖書館裏和抄寫那些老古董以外，他就想不到別的快乐的事。

白（稍帶譏諷之意。）那是他生平的天職——或者最少也是他的天職的一部份。

海 不錯，自然是的，如果那是你的天職，無疑的你也會如此。但是我呢！我親愛的白

蘭克，你真不知道我是怎樣的孤寂呢！

白（同情地。）你說的是真話嗎？是誠心誠意的話嗎？

海 是的，這你當然能夠了解！——整整的六個月，既會不到一個稍微懂得我的人，又找不到一個與我興趣相投的人，簡直教我難過死了。

白 是的，是的——我也覺得那是一種痛苦。

海 而最令我不能忍耐的就是——

白 是什麼？

海 就是永久只伴着一個人，永久只是那一個人。

白（點首表示會意。）早晨，中午，夜晚——所有這些時候，就只同一個人在一起。

海 我說的是「永久。」

白 正是。但是我覺得，一個人同我們的好鄧斯曼在一起，應該能夠——

海 可是鄧斯曼是——是一個專門家，我親愛的推事！

白 這是不能否認的。

樂趣。

海 但是同專門家在一道旅行，不見得有什麼樂趣。無論如何，久而久之總覺得沒有

白 就是同一個自己愛的專門家，也不快樂嗎？

海 呸——不要用那樣討厭的字眼吧！

白（一驚。）海姐，你說些什麼？

海（半笑半怒。）你自己去試試看！從早到晚，不聽見別的，只聽見文化長文化短的鬧個不休！看你能過得下去吧？

白 並且永遠總是這些話。

海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！此外還有什麼中世紀的家庭工業——那是再討厭沒有的了。

白（探詢地看着她。）但是請你告訴我——既然是那樣，你又怎麼——

海 你是說我又怎麼嫁給喬治·鄧斯曼呢，是不是？

白 嗯，是的。

海 你覺得這裏面有什麼奇怪嗎？

白 是的，也不是的——海姐女士。

海 我親愛的推事，我過去的生活已經過厭了。我的黃金時代已經完了——（稍微顫動一下。）啊不——我不願意說這樣的話；也不願意想到這上頭。

白 你實在沒有理由這樣說。

海 啊，理由——（注視他。）至於喬治·鄧斯曼的為人——無論如何，你得承認他是個正直的人。

白 不成問題，他是個正直而且值得尊敬的人。

海 並且我也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可笑的地方——你覺得嗎？

白 可笑？不——不，我當然不能那樣說——

海 再者，他的研究精神是不倦的——我想他不會沒有出人頭地之一日。

白（躊躇地看着她。）我想你也像我們大家一樣，盼望他得到最大的成功。

海（略示疲乏。） 是的，我過去是這樣的。——並且那時候他是不顧一切的向我求婚，要供給我的生活——所以我真想不出拒絕他的理由。

白 如果你用那種觀點來觀察事情——

海 我親愛的推事，那時我的別的讚美者之對於我，並不能像他這個樣子呢。

白（笑。） 不消說，我不能代替別人來答覆；但是關於我自己呢，海姐女士，你十分知道我對於結婚的關係——對於結婚這種制度，是素常抱着尊敬和慎重的態度的。

海（開玩笑。） 噢，我老實告訴你，對於你，我從來就沒有存過什麼希望。

白 我所要求的，不過是一個快樂親熱的家庭，在這家庭裏我能盡力從各方面幫忙，我能自由的出進作一個親信的朋友就行了。

海 你是說作男主人的朋友嗎？

白（鞠躬。） 老實說——首先是作女主人的朋友；其次，自然也是男主人的朋友。這樣一個三角的友誼關係——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——對於各方面都是非常方便的。

上那樣兩個人的對坐對談，真是悶死人！

海 是的，當我們旅行的時候，我真盼望有一個第三者跟我們一道就好了。啊，在火車

白 幸而你的結婚旅行現在已經過去了。

海（搖頭） 那裏過去了呢！還早的很！我不過到了一個車站罷了。

白 那末，海姐女士，現在車上的乘客也該跳下來稍微走動一下不好嗎？

海 我永遠不跳下來。

白 當真？

海 當真——因為常有一個人站在旁邊看——

白（笑） 看你的腳踝，是不是？

海 正是。

白 噫，可惜——

海（手一揮，表示不悅。） 我不要下來。我寧願保持原來的坐位——並且繼續那兩

個人的對談。

白 但是假定一個第三者跳上車來，參加這一對的談話呢。

海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！

白 那人是一個可靠的和同情的朋友——

海 ——而且能談論各種活潑有趣的事情——

白 ——又一點也不是個專家！

海（嘆氣可聞。） 是的，那倒真是一個安慰。

白（聽見前門打開的聲音，他向那個方向看去。） 那末三角關係就這樣成立了。

海（低聲。） 並且火車也還繼續前進。

（喬治·鄧斯曼穿着灰色的衣服，帶着一頂輕氈帽，從廳裏進來。腋下夾着一大堆書，

袋裏也裝着書）

鄧（走向牆角長椅旁邊的椅子。） 呵嘿——真累死我了，這樣暖的天氣帶着這一

大堆書！（將書放在棹上）海姐，我真淌了不少的汗。啊，我的推事，你已經來了嗎？碧素并沒有告訴我。

白（站起） 我是從花園裏進來的。

海 你帶來的是些什麼書？

鄧（站着看着他們） 幾本關於我的專門研究的新書，對於我是完全少不了的。

海 你的專門研究？

白 是的，鄧斯曼夫人，這些書是關於他的專門研究的。（白蘭克與海姐交換一種會意的微笑。）

海 對於你的專門研究，你還需要更多的書嗎？

鄧 是的，我親愛的海姐，書是越多越好的。用不着說，一個著作家不能落伍，至少要把那些已經出版的買來纔行。

海 是的，我也覺得是必須的。

鄧（在他的書堆裏尋找。）你們看，倭勒特·羅博格的那本新書我也買來了。（遞給她。）海姐，或者你也想看一看，是不是？

海 不，謝謝你。以後再看吧。

鄧 我在路上，稍微翻着看了一下。

白 以你專門家的眼光看起來——你覺得這書怎麼樣？

鄧 我覺得這書的立論和判斷都非常不錯。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好的書。（把書都放在一處。）我現在要把這些書都拿到書房裏去了。我巴不得馬上就裁開來讀——並且我還要換一換衣服。（向白蘭克。）我想此刻我們還不用動身吧，是嗎？

白 哦，還早還早，一點也不用忙。

鄧 好的，那末我就自便了。（攜書下。走至門口，停住，轉過身來。）噢，海姐，朱麗雅姑母今晚不來了。

海 不來了？是不是因為那帽子的事情，她見怪了？

害。

鄧 一點也不是。朱麗雅姑母怎麼會是那樣的人？事實上是因為梨娜姑母病的很利

海 她本來常常病的。

鄧 不錯，但是她今天比平常要利害得多。

海 哦，那末她的姐姐自然要留在家裏照應她了。我就只好忍受着我的失望了。

鄧 親愛的，你真不知道朱麗雅姑母是怎樣喜歡——因為看見你回來這樣健康的樣子。

海（低聲，站起。） 啊，一天到晚的姑母姑母！

鄧 什麼？

海（走向玻璃門去。） 沒有什麼。

鄧 哦，好吧。（他走進內室，從右面出去。）

白 你們所講的帽子，究竟是回什麼事情？

海 這是今早我同鄧斯曼女士的一點小衝突。她把帽子擺在那個椅子上——（看着他，微笑。）我假裝不知道，說是用人的帽子。

白（搖頭。） 唉，我親愛的海姐女士，你怎麼作出這種事情？那個老太太多好！

海（煩惱地踱過房間。） 你知道——這是一種突然來的衝動；我簡直忍不住。（突然一下坐在火爐旁的安樂椅上。）啊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解釋。

白（在安樂椅後面。） 根本上還是因為你不快樂的原故。

海（筆直望着她前面。） 我真找不出什麼理由我應該快樂。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一個理由？

白 主要的因為你得到了一個你所渴望的家。

海（仰望着他，笑。） 你也相信這種神話嗎？

白 難道這裏面沒有一點真事情嗎？

海 不錯，有是有一點。

白 是什麼？

海 事情是這樣的，去年夏天每次晚會以後，我常要鄧斯曼送我回家——

白 不幸那時我回家的路，同你們是兩個方向。

海 那是不錯的。我知道你去年夏天走的路與我們不同。

白（笑。） 嗯，海姐女士！於是你同鄧斯曼就怎麼樣呢？

海 有天晚上，我同鄧斯曼碰巧經過這裏；可憐的鄧斯曼，感情激動得很利害，他苦於不知說些什麼話纔好；所以我心裏很憐憫他這個讀書人——

白（懷疑地微笑。） 你心裏憐憫他？——

海 是的，我真的憐憫他。所以爲着免除他的痛苦起見，我就無意的說：我很想住在這
個別墅裏。

白 除此以外你沒有說別的話嗎？

海 那天晚上我沒有說別的。

白 但是後來呢？

海 我親愛的推事，後來我這句無意中說出的話，竟發生了效果了。

白 不錯，海姐女士，這是常常有的事。

海 所以你看，正是因為羨慕富爾克大臣的別墅，我和喬治·鄧斯曼之間纔發生一點好感。從那以後我們就定婚，於是結婚，於是蜜月旅行以及種種其他的事情。唉，我親愛的推事——自己作的牀，總得自己去睡，我真可以說是自作自受了。

白 這真妙極了！難道你過去一點也不羨慕這所房子嗎？

海 天曉得我並不愛這所房子。

白 但是現在呢？現在我們不是把這房子弄得非常適合你住嗎？

海 呃——所有的房間都有香草和乾玫瑰花的氣味——也許這是朱麗雅姑母帶來的香。

白（笑） 不，我想那一定是富爾克夫人的遺產。

海 不錯，真有點死人的氣味。這使我想起那次跳舞會後的一個花球。（把雙手放在自己腦後，向椅子後面靠，看着他。）啊，我親愛的推事，你不知道我將來的日子將怎樣的寂寞！

白 那你爲什麼不去找一種職業幹幹呢？

海 找一種能使我感覺到興趣的職業嗎？

白 自然了，假使可能的話。

海 天才曉得那是什麼一種職業。我常常考慮我是否可以——（中斷）但是那也不行。

白 嗯，你說給我聽聽，你常考慮什麼事情？

海 我的意思是說：我是否可以教鄧斯曼加入政界。

白（笑）教鄧斯曼加入政界？我覺得政治生活對於他是不適宜的，因爲與他的性情一點也不相合。

呢？

海 不合，這我也知道。——但是，假使我能够使他加入政界呢？

白 那對你又有什麼好處呢？如果他不適宜於作那種事情，你又爲什麼逼迫他去作

海 我告訴你，因爲我寂寞！（停頓一下。）這樣你覺得鄧斯曼永不能進內閣作官嗎？

白 哼——親愛的海姐，你要知道，要參加內閣，他得是個相當有錢的人纔行。

海（急燥地站起。）是的，問題正在這裏了！我弄來弄去，還是跌在這種高貴的貧窮

裏！——（踱過房間。）就是這種貧窮使生活這樣的可憐！這樣的可笑！這就是事實的真像。

白 可是據我看來，錯誤似乎是在別處。

海 那末，在哪裏？

白 你還沒有經過真正的逆境哩。

海 你是說任何嚴重的事情嗎？

白 是的，也可以這樣說。但是現在你也許要碰到一件嚴重的事情了。

海（搖頭。） 啊，你是說的那個教授位置的糾紛！但是那是鄧斯曼自己的事情。老實說，我決不花費一點腦筋去想牠。

白 嗯，你不去想牠，但是假定一種人們所叫的神聖的責任臨到你的頭上呢？（微笑。）

海姐女士，譬如說一種新責任？一種對兒女——

海（發怒。） 得了得了，不要說啦！永不會有那樣的事發生的！

白（謹慎地。） 最多過一年，我們再來說這件事情吧。

海（乾脆地。） 白蘭克推事，對於那一類的事我沒有一點興趣。我不願意擔負任何的責任！

白 你竟這樣不像一般女人，竟這樣沒有一點責任心嗎？

海（站在玻璃門旁。） 啊，請你別說了，我告訴你！我常常想，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我高興去作的。

白（靠近她一些。） 那又是什麼呢？

我猜想的不錯！教授來了。

海（站着向外望。） 把我自己煩惱到死。好，現在你知道了。（轉身，向內室望去，笑。）

白（溫柔地，警告的口氣。） 唉，唉，海姐女士！

（喬治·鄧斯曼穿起赴宴會的服裝，手裏拿着手套和帽子，從內室的右面進。）

鄧 海姐，倭勒特·羅博格沒有信來嗎？

海 沒有。

鄧 那末他很快就要來啦。

白 你真覺得他會來嗎？

鄧 是的，我差不多拿得穩。因為今天早上你告訴我們的話，一定是靠不住的謠言。

白 你以為是謠言嗎？

鄧 無論如何，朱麗雅姑母說，她決不相信他會再來阻礙我的出路的。你想想看！

白 既然那樣，那就很好。

鄧（將他的帽子和手套放在右面的椅子上。）是的，你要讓我盡可能的等他來。

白 時間還早的很。我的客人之中，沒有一個會在七點半以前到我家的。

鄧 并且同時我們又可給海姐作伴，看究竟他來不來。

海（將白蘭克的帽子和外套放在長椅上。）在最壞的情形下，羅博格也可以同我在這裏談一會。

白（預備去拿他自己的衣帽。）啊，鄧斯曼夫人，讓我自己來——你所謂『在最壞的情形下』是什麼意思？

海 如果他不同你和鄧斯曼一齊去的話。

鄧（懷疑地看看她。）但是，親愛的海姐——你覺得他留在這裏同你談談是很合宜嗎？你知道，朱麗雅姑母今晚是不能來的。

海 但是葉維斯德夫人就要來的。我們三個人可以在一道吃杯茶談談。

鄧 哦是的，那很好。

白（微笑。）而且這對於他，也許是一個最安全的辦法。

海 爲什麼呢？

白 鄧斯曼夫人，你想想，你平常怎樣嘲笑我家裏的小茶會的。你說這些茶會，只適合那些極端行規蹈矩的男子。

海 但是，羅博格先生的品行，現在顯然是很好了。一個改邪歸正的人——（碧泰從廳門裏出現。）

碧 少奶奶，外面有一位先生問你是否在家——

海 好，請他進來。

鄧（溫和地）我想一定是他！靠得住是他！

（倭勒特·羅博格從廳裏進來。他是個瘦小的人，年齡同鄧斯曼一樣，但看起來要老些，並且有幾分憔悴的樣子。他的頭髮和鬚鬚是櫻黑色，面長而慘白，但頰骨上又顯若干紅潤之色。他穿一套極合身的黑色的訪客服，完全是新的。他帶一副黑手套，一頂絲帽。他在門

口停住，迅速地鞠躬，似乎有些迷惑。）

鄧（走去迎接他，熱烈地握手。）呵，親愛的倭勒特——我們到底又會面了！

倭勒特·羅博格（用低緩的音調說。）謝謝你的信，鄧斯曼。（走近海姐。）你也願

意同我握手嗎，鄧斯曼夫人？

海（握他的手。）羅博格先生，我真高興看見你。（手動一動。）我不知你們兩位是

否認識？

羅（微微鞠躬。）我想這位是白蘭克推事。

白（同樣地鞠躬。）哦是的，——在從前——

鄧（向羅博格把雙手放在他的雙肩上。）倭勒特，你應該毫不客氣纔好！海姐，你說

對嗎？——我聽說你又打算住在城裏了？是嗎？

羅 是的。

鄧 好的很，好的很。我告訴你，你的新書我已經買了一本；但是我現在還沒有功夫去

讀。

羅 你頂好省點麻煩，不要去讀牠吧。

鄧 爲什麼呢？

羅 因爲沒有什麼內容。

鄧 你爲什麼這樣自謙？

白 但是我聽說，這本書會博得極大的好評。

羅 那就是我的目的；因此，我除了寫些人人都可同意的話以外，那本書可以說是毫無內容。

白 你真聰明。

鄧 可是，我親愛的倭勒特！——

羅 因爲我打算在社會上再獲得一個地位——我要重新開始我的事業。

鄧（稍感迷惑） 那就是你所希望作的嗎？

羅（微笑，放下帽子，從上衣袋內取出一個紙包。）等到這一捲東西出版時，喬治·鄧斯曼，那就值得你去讀牠了。因為這纔是一本真正的著作——一本發揮我的真見解的著作。

鄧 當真嗎？牠是什麼內容呢？

羅 牠是一本續編。

鄧 續編什麼東西的續編？

羅 前書的續編。

鄧 那本新書的續編嗎？

羅 是的。

鄧 我親愛的倭勒特——你那本新書不是已經說到近代了嗎？

羅 不錯，說到了近代；不過這本書是要討論將來的。

鄧 討論將來！但是，對於將來我們能知道什麼呢！

羅 固然不能；但是總有一兩件事情，我們可以討論討論。（打開紙包。）你看這——

鄧 怎麼，這不是你的手跡。

羅 這是我口授的，別人記錄下來的。（翻動紙頁。）書分成兩部份。第一部份討論將來文化的勢力。這裏是第二部份——（翻閱到底）——預測文化發展之可能的路線。

鄧 這真妙！我從沒想到去寫這一類的東西。

海（在玻璃門旁，敲玻璃作響聲。） 哼——我敢說你沒有想到。

羅（將稿紙包好，把紙包放在棹上。） 我把牠帶來，原想今天晚上讀一點給你聽的。

鄧 那真好得很，倭勒特。不過今天晚上——（看看白蘭克。）我想今天晚上我們不

見得有工夫——

羅 那末，別的時候好了。用不着急。

白 羅博格先生，我必須告訴你——今天晚上我家裏有個小小的集會——你知道，主要的是恭賀鄧斯曼的——

（尋找他的帽子。） 哦，那我就不打攪你們了。

白 你請不要走——你肯賞光跟我們一道去玩嗎？

（簡切決斷地。） 多謝你，我不能。

白 呢，你決計不用客氣！我所招待的只限於一些知己的朋友。我敢向你保證，如海姬——如鄧斯曼夫人所講的，我們可以「痛痛快快的玩一會。」

（） 那我一點也不懷疑。但是——

白 你把你的草稿帶着好了，到我家裏讀給鄧斯曼聽。我家裏可以騰出一個房間給你們。

（） 啊，倭勒特你想想看——你爲什麼不去呢？

（海（插嘴。） 但是，鄧斯曼，如果羅博格先生真不願去的話，那我相信他是更願意留在這裏同我吃晚飯的。

（（）（看着她。） 同你，鄧斯曼夫人？

還同葉維斯德夫人。

恩——（不在意地。）我今天早上看見她一會。

真的嗎？那很好，她今天晚上要到這裏來的。所以羅博格先生，你非留在這裏不可，否則她就沒有人送她回家。

那倒是真話。多謝你，鄧斯曼夫人——那末我就留在這裏好了。

好的很，我去吩咐用人兩句話——（她走到通外廳的門，按鈴。碧泰進來。海姐向她耳語幾句，指一指內室。碧泰點首答應，又走出去。）

（同時，向羅博格。）告訴我，倭勒特，你是不是要把這個「將來」的問題，作為你的演講的題目呢？

是的。

在書店裏他們告訴我，你準備在這個秋天作幾次演講。

我有這樣的打算。鄧斯曼，我希望你不致於見怪吧。

鄧 啊見怪！那怎麼談得上見怪不過？——

羅 我知道，那一定會使你不大高興。

鄧（不悅。） 不過我決不能要你爲我設想而停止你的演講。

羅 但是我一定等你接到委任以後，我纔去進行。

鄧 你願意等嗎？啊！那好得很！那末——你不同我競爭了嗎？是不是？

羅 自然不同你競爭，我只注意精神上的勝利。

鄧 這真好，朱麗雅姑母說的到底不錯！我早知道是如此的！海姐，你只想想——倭勒特·羅博格并不願意妨礙我們的前途！

海（簡切地。） 我們的前途？請你別把我也拉進去吧。（她向內室走去，碧泰在那裏

把一個盤子和幾個杯子擺在棹上。海姐點首佳許，隨即走轉來。碧泰出去。）

鄧（同時。） 白蘭克推事，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？

白 我覺得一種精神的勝利——嗯——也許是非常的好——

鄧 是的，當然很好。可是——

海（冷笑的看着鄧斯曼。）你站在那裏；好像是被雷打了似的——

鄧 是的——我簡直是的——我幾乎想——

白 鄧斯曼夫人，你不覺得一陣雷雨剛纔過去了嗎？

海（指着內室。）各位先生，你們願意去吃杯冷甜酒嗎？

白（看看自己的表。）一杯餞行酒嗎？好吃杯也不壞。

鄧 海姐，你想的真妙！我們正該吃杯酒現在我心裏感覺得輕快多了——

海 羅博格先生，你不同他們去吃一杯嗎？

羅（作手勢拒絕。）不，謝謝你。我什麼也不吃。

白 怎麼——冷甜酒並沒有毒。

羅 對於你自然沒有什麼，對於我也許就不然了。

海 那末我就在這裏陪羅博格先生吧。

「好，好，親愛的，你陪他坐一會兒。」（他與白蘭克走進內室，坐下來吃甜酒，抽香煙，在以下的場面之中，他們在那裏活潑地談話。倭勒特·羅博格仍舊站在火爐旁。海姐走到寫字檯前。）

海（稍微把聲音提高一點。）羅博格先生，你願意看看幾張像片嗎？在回家的途上，

鄧斯曼和我到泰洛爾地方去玩了一趟，你知道不？（她拿起一本貼像簿，擺在沙發旁的棹子上，自己坐在沙發的另一端。倭勒特·羅博格走近她，立住看着她。然後拿一張椅子，自己坐在她的左面，背則向着內室。）

海（打開貼像簿。）羅博格先生，你看看這一帶的山吧？這是阿爾特勒山脈。鄧斯曼在下面寫着字。你看這就是的：「米蘭附近的阿爾特勒山脈。」

羅（他目不旁視的盯着她，溫柔而緩慢地說。）海姐·賈布勒——

海（急忙向他一瞥。）唉！小聲一點！

羅（溫柔地重說一次。）海姐·賈布勒！

海（看着貼像簿。）那是我過去的名字——當我們彼此認識的時候。

羅 好，我一定教訓我自己：永遠不要說海姐·賈布勒了——一生一世不說了。

海（仍然翻動貼像簿。）是的，你必須。而且我想你應該及時的練習——愈快愈好。

羅（憤怒的語氣。）海姐·賈布勒嫁人了！而且嫁給——喬治·鄧斯曼！

海 是的——這是事實。

羅 啊，海姐，海姐——你（註）怎能委身於他呢？

（註）他此地用 *you*

海（用銳利的眼光盯着他。）什麼？我不能允許你這樣！

羅 你是什麼意思？（鄧斯曼從內室走進來，向沙發走去。）

海（聽着他來了，於是改一種口調說。）羅博格先生，這就是從凡登柏索方面望去

的景緻。你看看這些山峯（溫情地擡頭看看鄧斯曼。）親愛的，這些奇怪的山峯叫什麼名字？

鄧 讓我看。哦，那是多洛米特山。

海 對啦，正是的！——羅博格先生，那是多洛米特山。

鄧 海姐親愛的，我只想問問你：我是否可以給你拿點酒來？只給你一個人吃，可以嗎？

海 好，請你拿來吧；還帶幾塊餅乾。

鄧 不要香煙嗎？

海 不要。

鄧 很好。（他走進內室，向右面出去。白蘭克坐在內室，不時用眼睛看看海姐與羅博

格。

羅（如前溫柔地。）答覆我，海姐——你怎能委身於他呢？

海（顯然只注意於貼像簿上的照片。）你如果再用 *de*（你）稱呼我，我就不同你

說話了。

羅 難道就只我們兩個在一起，也不能用 *de* 嗎？

海 不能。你心裏想想是可以的；但是你斷不能說牠。

羅 唉，我懂得了。這對於你（註）所愛的人——喬治·鄧斯曼，是一種侮辱吧。

（註）此後他都用慾望了。

海 （向他瞟視，微笑。） 哼，愛真是奇怪的想頭！

羅 那末你不愛他嗎！

海 我不願意聽任何不忠實的話！這你得記着！

羅 海姐——請你答覆我一件事情——

海 別說啦！（鄧斯曼從內室拿着一個小盤子走進來。）

鄧 這就是你要的東西！你瞧多好。（他將小盤放在桌上。）

海 你爲什麼自己拿來呢？

鄧（注酒到杯中。） 因爲我覺得伏侍你，實在有趣的很，海姐。

海 但是你倒了兩杯酒。羅博格先生說過，他不願意吃——

可是葉維斯德夫人不是快來了嗎？是不是？

是的——葉維斯德夫人——

你把她忘了嗎？

我們完全被這些照片吸引住了。（給一張照片他看。）你還記得這個小村莊不？

哦，這正是布里勒山峽底下的那個村莊。我們在那裏還住了一晚——

——並且還在那裏遇到一羣活潑的旅行家。

是的，正是那個地方。倭勒特，要是那時候我們有你在一道，你想多好呢！（他回到

內室，坐在白蘭克旁邊。）

海姐，請你答覆我一件事情——

嗯？

在你對我的友誼之中，也沒有愛情的成份嗎？一絲——一毫的愛情成份都沒有

嗎？

海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？在我看起來，我們好像兩個好同志——兩個十分親密的朋
友。（笑。）你過去真是坦白的很。

那是你使我這樣的。

海 我要回想到那過去的一切，我就覺得在那種祕密的親暱之中——在那種沒有
人能算夢想得到的友誼中，有許多的美妙和迷人——同時又有非常勇敢的東西在裏面。
海 是的，是的，海姐！你說的一點不錯。那時我常常趕下午到你家裏來，你的父親總是
坐在旁邊看他的報，把背朝着我們——

海 而我們兩個則坐在房角的沙發上——

海 我們又常常拿着張畫報擺在我們的面前——

海 是的，因為我們那時還沒有貼像簿。

海 啊，海姐，那時我向你作過各種坦白的懺悔——告訴你我的一切，告訴你那時沒
有別一個人知道的事情！我坐在那裏，向你說過我的胡鬧的行爲——我過的荒唐日子啊，

海姐，你怎麼有那種力量使我懺悔這一切呢？

海 你覺得我具備什麼力量嗎？

羅 否則，我怎麼解釋呢？你又常常用迂迴的方法，向我提出的那些問題——

海 可是那些問題你卻懂得很好——

羅 你那時怎能那樣的問我呢？十分坦白地問我——

海 你得注意，我用的辭句卻是委婉的。

羅 不錯，但仍然是坦白的。你挖根掘底的盤問我那許多事情？

海 羅博格先生，那時你又怎能答覆我呢？

羅 是的，回想起來，那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。但是，海姐，請你現在告訴我，難道在我們友誼的深處，竟沒有一點愛情嗎？在你那一方面，難道不覺得如果我向你盡情的懺悔，你就可以拯救我，洗清我的污點嗎？

海 不，不完全是這樣。

羅 那末你的動機是什麼呢？

海 當一個少女——

羅 嗯，少女怎麼樣？

海 ——喜歡背着人，用祕密的方法去窺探那些——

羅 那些什麼？

海 ——那些她所不許去知道的事情，這你難道覺得有什麼不可解的嗎？

羅 你過去就是這樣嗎？

海 一部份是的。我覺得一部份是的。

羅 原來你同我要好，不過是想多知道些人世間的事情。但是爲什麼那種友誼又不繼續下去呢？

海 那是你的錯處。

羅 是你先同我決裂的。

海 不錯，那時我們的友誼要繼續發展，有成爲嚴重事變的危險，所以我不得不同你
決裂。倭勒特·羅博格，你真不識羞！你那時怎能那樣誤會你的坦白的朋友呢？

羅（扭自己的手。）但是，你爲什麼不實行你的恫嚇？爲什麼不真拿槍打死我呢？

海 因爲我害怕事情鬧出來不好聽。

羅 那末海姐，你實在懦弱得很。

海 是的，懦弱的很。（改變語調。）但是，那對於你倒是件幸運的事。你現在畢竟在葉羅的家裏，找着充分的安慰了。

羅 我知道苔雅把些什麼話都告訴你了。

海 也許你把我們之間的事情，也告訴她了吧？

羅 一句話也沒說。她太蠢了，她不懂得那一類的事情。

海 太蠢？

羅 對於那一類的事情，她是愚蠢的。

海 而我又是懦弱的。(頭向前傾的對着他，但不看他的臉，更加溫柔地說)好，現在我老實告訴你吧。

羅(懇切地) 怎麼?

海 那天晚上我之不敢拿槍打死你——

羅 嗯!

海 ——還不是我最大的懦弱呢。

羅(看着她一會，他了解了她的話，於是熱情地細聲說)啊，海姐!海姐·賈布勒!我現在纔知道在我們的友誼之下，藏有一種原因!你(註)和我的關係，原來就是你的渴望人生的表現啊。

(註)此地他又用一次 *o*，海姐則始終用 *o*。稱呼他。

海(溫柔而銳利的一瞥) 當心!不要相信那一類的事!

(天色漸入黃昏。碧泰從外面開開廳門。)

來呢！

海（砰的一聲把貼像簿合上，微笑地喊道：）啊，到底來了！我摯愛的苔雅，快請進來！

（葉維斯德夫人從廳門進。她穿着晚服。門隨即關上。）

海（在沙發上，伸出雙手向她。）我甜蜜的苔雅——你真不知道我是怎樣渴望你

（葉維斯德夫人一面走進來一面與內室的人相互爲禮，於是走向棹子前與海姐握手。倭勒特·羅博格已經站起。他同葉維斯德夫人相互默默的點頭。）

葉夫人 我應該到內室去，問候你的丈夫一聲吧？

海 哦，用不着。不要管他們好了。他們就要走的。

葉夫人 他們就要出去嗎？

海 是的，去赴一個晚餐會。

葉夫人（連忙向羅博格。）你不去嗎？

羅 不去。

海 羅博格先生留在這裏，陪我們。

葉夫人（拿起一張椅子，正預備坐在他旁邊。） 哦，你這裏多精緻！

海 不，我的小苔雅。不要坐在那裏！你頂好到我這裏來。我要坐在你們兩個人的中間。

葉夫人 好，隨你的意。（她繞過棹子，坐在海姐右面的沙發上。羅博格重新坐在原位上。）

羅（停頓一下，向海姐。） 她看起來不是很可愛嗎？

海（微微掠髮。） 只是看起來可愛嗎？

羅 是的。因為她同我是兩個真正的同志。我們彼此絕對的信任；所以我們能夠坐在一起，十分坦白的交談——

海 不用拐彎兒說話嗎，羅博格先生？

羅 噫——

葉夫人（溫柔地靠近海姐。） 啊，海姐，我多快樂；你想想，他說我還給了靈感給他。

海（看着她，微笑。）啊！親愛的，他真這樣說嗎？

羅 鄧斯曼夫人，她又非常的勇敢！

葉夫人 哎喲——我還勇敢嗎？

羅 只要是關於你的同志的事情，你是極其勇敢的。

海 唉，勇敢！唯願一個人能夠勇敢！

羅 勇敢便怎樣呢？你是什麼意思？

海 有了勇敢人生也許就值得生活下去了。（突然改變語氣。）但是，我最親愛的，苦

雅，你一定要吃一杯冷甜酒纔好。

葉夫人 不，謝謝你——我從來不吃這一類的東西。

海 那末羅博格先生，你吃一杯嗎？

羅 我也不吃，謝謝你。

葉夫人 不，他也不吃酒的。

海（盯着看着他。）但是如果我一定要你吃呢？

羅 那也沒有用。

海（笑。）這麼說，我這不幸的人，再也不能有什麼影響你的力量了？

羅 在這種事情方面是不能有的。

海 但是說句規正的話，我覺得你爲着你自己，也應該吃一下。

羅夫人 那爲什麼呢，海姐——

羅 爲什麼要這樣？

海 或者寧可以說，因爲別人的原故，你應該吃一杯。

羅 當真？

海 否則，別人就容易懷疑，在你內心的深處，你自己並不感覺到十分的把握，你自己不能夠有十分的自信。

羅夫人（溫柔地。）哦，海姐，請你——

羅 現在，隨便別人怎樣懷疑，我都不管。

葉夫人（歡躍。） 是的，讓他們懷疑好了！

海 剛纔我從白蘭克推事的臉色上，很明白的看出一點東西來。

羅 你看出什麼東西來？

海 當我不敢同他們一道進內室的時候，我看他臉上現出輕視的微笑。

羅 不敢？不消說，我是寧願在這裏同你談談的。

葉夫人 海姐，他自然應該在這裏陪你談談。

海 但是推事卻想不到那一層。而且我還注意到，當我不敢接受他的邀請去參加他

的晚餐會時，他微微的一笑並向鄧斯曼遞遞眼色。

羅 不敢？你說我不敢嗎？

海 我並不這樣說。但是白蘭克推事卻以為你是不敢的。

羅 那末，讓他這樣吧。

海 這麼說，你是一定不同他們去了？

羅 我要待在此地，陪着苔雅和你。

葉夫人 是啊；海姐，你怎麼會懷疑他呢？

海（微笑，向羅博格點首表示讚許。）你真堅定得像一塊巖石！永遠忠實於你的原

則啊，一個人原應如此！（轉身向葉維斯德夫人，撫摸她。）苔雅，你還記得我今天早上向你

說的什麼話吧，當你來到我們家裏那樣着急的時候——

羅（驚愕。）着急！

葉夫人（害怕。）海姐——啊——海姐——

海 你自己可以看的清楚；你沒有一絲一毫那樣擔心的理由——（自己打斷話頭。）

好啦！現在我們三個可以好好的在一堆玩一會了！

羅（突然一動。）鄒斯曼夫人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葉夫人 天呀！海姐，你說些什麼？

海 你不要惱！那個可怕的白蘭克推事正在注意你呢！

羅 你說她怎麼擔心，鄧斯曼夫人？她爲我擔心嗎？

藥夫人（溫柔地與懇求地。） 啊，海姐——現在一切的事情都教你弄糟了。

羅（盯眼看她一會，他臉都氣歪了。） 原來我的同志，就是這樣坦白的相信我？

藥夫人（懇求。） 唉，我最親愛的朋友——你只讓我說一兩句話——

羅（拿起一杯甜酒，舉到他自己的嘴邊，用低而乾燥的音調說。） 祝你健康，苔雅！

（他乾了一杯，放下牠，又拿第二杯。）

藥夫人（溫柔地。） 啊，海姐，你怎能使他——

海 我使他？——是我使他？你發瘋了嗎？

羅 這杯是祝你的健康的，鄧斯曼夫人。謝謝你說真話！（他乾了杯，正將斟另一杯之

時。）

海（抓着他的手臂。） 够啦够啦——現在不要再吃了。記着你還要去吃晚飯的。

羅夫人 不行不行，不行！

海 你安靜點吧！他們都坐在那裏望着你。

羅（放下杯子。） 好，苔雅，現在你把實話告訴我——

羅夫人 是的。

羅 你丈夫知道你跟了我來嗎？

羅夫人（痛苦地扭手。） 啊，海姐——你聽見他問的是什麼話？

羅 你和他之間是不是商量好了，決定教你進城來找我的？或者是執行官自己催你來的？他在公事方面，無疑的需要我的幫助！或者他要我陪着他打牌嗎？

羅夫人（溫柔地，痛苦。） 啊，羅博格，羅博格！——

羅（抓着一個杯子，正要傾酒進去。） 這一杯是祝老執行官的健康的！

海（阻止他。） 此刻不要再吃啦。記着你還要讀草稿給鄧斯曼聽呢。

羅（沉靜地，放下酒杯。） 苔雅，這完全是我的愚蠢——我是說，我竟這樣的幹。我親

愛的同志，請你不要氣我！你要知道，同時別人也應該知道：如果我過去曾經墮落過，那我現在是已經起來了！苔雅，感謝你。

葉夫人（面有喜色。）啊，謝天謝地！——

在這時候（白蘭克看看他的表。他和鄧斯曼站起來，走進外室。）

白（拿帽子和外套。）喂，鄧斯曼夫人，我們的時間到了。

海 我想是到了。

羅（站起。）我的時間也到了，白蘭克推事。

葉夫人（溫柔地和懇求地。）啊，羅博格，不要走！

海（擰她的手臂一下。）他們聽見啦！

葉夫人（抑壓着的叫聲。）喲！

羅（向白蘭克。）感謝你也邀請我。

白 那麼你畢竟願意去了？

羅 是的，多謝多謝。

白 我很高興——

羅（將草稿放於袋內，向鄧斯曼） 在我把草稿送到印刷所以前，我要給一兩章你看。
看看。

鄧 那好的很，我非常高興。但是，海姐親愛的，葉維斯德夫人等下怎樣回家呢？

海 哦，那總有法子。

羅（看着兩位夫人） 葉維斯德夫人那不用焦心，我回頭來送她回家好了。（走近）

大約在十點鐘左右，鄧斯曼夫人，那行不行？

海 行，行。那時正好。

鄧 那末就是這樣吧。但是，海姐，你不能希望我回來的那樣早。

海 你高興什麼時候回來，就什麼時候回來好了。

葉夫人（想掩飾自己的憂慮） 羅博格先生，那我就待在此地等你來咯。

羅（手裏拿着帽子。）請你等我，葉維斯德夫人。

白 先生們，現在旅行車開動了！如某一位美麗的夫人所說的，我希望我們去『痛快
的玩一會兒』吧。

海 嗯，要是那位美貌的夫人能够暗暗地到場——

白 爲什麼暗暗地呢？

海 爲着來直接聽一聽：你們究竟是怎樣的痛快。

白（笑。）我奉勸那位美貌的夫人，還是不去聽的好。

鄧（也笑。）你真是個有趣的人，海姐，你說是嗎？

白 好，夫人們，再見，再見。

羅（鞠躬。）大概十點鐘來。

（白蘭克，羅博格與鄧斯曼都從廳門出去。同時碧泰從內室上，手持一盞燃着的燈，她
把燈放在裏面餐室的棹上；從原路回去。）

果？

藥夫人（已經起立，在房內不安地走動。）
海姐——海姐——你看這會有什麼結

果？
海 到了十點鐘，他就要來這裏的。我差不多已經看見他頭髮上帶着葡萄葉，面孔紅紅的而且什麼也不怕的——

藥夫人 啊，唯願他如此。

海 那時你瞧，那時他將重新恢復他的自制力。以後他就永遠成個自由的人了。

藥夫人 啊天呀！唯願他果然如你所說的快回到這裏來！

海 他會如我所料的到這裏來的——決不會不來！（站起，走近她。）你要懷疑他，你就懷疑他好了；我是相信他的。我們現在試試看——

藥夫人 海姐，我看你是另有用意！

海 是的，我有。在我生平之中，我要試一次，用我自己的力量來鑄造一個人的命運。

藥夫人 你沒有那種力量嗎？

海 沒有——從沒有過。

葉夫人 你也沒有力量影響你丈夫的命運嗎？

海 你以為那有什麼意思嗎？唉，你真不知道，我是怎樣的可憐。而命運卻使你那樣的

富有！（熱烈地抱着她。）我想我終久要把你的頭髮燒掉的。

葉夫人 放開我！放開我！我怕你，海姐！

碧（在正中門口。）少奶奶，茶點已經擺在飯廳裏了。

海 很好。我們就來。

葉夫人 不，不，不！我寧願一個人回家！我馬上要走！

海 胡說！你這小傻子，你先得吃杯茶纔行。然後到了十點鐘，倭勒特·羅博格會到這

裏來，我敢斷定他頭髮上還會帶着葡萄葉子的。

（她差不多用力把葉維斯德夫人拉進中門去。）

（幕）

第二幕

(佈景：鄧宅的待客室。正中門上的簾帳已經垂下，玻璃門上的亦然。一隻有燈罩的煤油燈，在棹上半明半暗的燃着。火爐的門敞開着，裏面的火差不快燒完了。)

(葉夫人裹着一件大圍巾，把腳擱在一個腳墊上，緊靠着火爐靠在安樂椅上。海姐穿着衣服，睡在沙發上，蓋着一牀毯子。)

葉夫人(稍停一會，突然在椅子上直坐起來，注意地靜聽。隨即又疲乏地把頭靠下去，呻吟自語。) 還沒有來！——啊上帝——啊上帝——還沒有來！

(碧泰從通外廳的門小心地走進來。她手裏拿着一封信。)

葉夫人(把頭轉動一下，輕輕的說。) 有誰來了嗎？

碧(柔和地) 是的，有個女孩子送了這封信來。

葉夫人(急忙地伸出她的手。) 一封信！趕快給我！

碧 不，太太，這是給鄧斯曼博士的信。

葉夫人 哦，給鄧斯曼博士的信！

碧 這是鄧斯曼女士的用人送來的。我把牠放在棹上吧。

葉夫人 是的，放在棹子上好啦。

碧（把信放在棹上。） 我想頂好還是把燈熄了吧。你瞧牠這樣出煙。

葉夫人 是的，熄掉牠吧。天一定快亮了。

碧（熄燈。） 太太，天已經亮了。

葉夫人 啊，天已經大亮了一個人還沒有回來嗎？

碧 上帝保佑你，太太——這我已經猜到了。

葉夫人 你猜到了？

碧 是的，當我看見那位先生回到城來，並且又看見他同他們一道出去，我心裏就猜到了。因為關於那位先生的事情，我們從前聽見的太多了。

藥夫人 不要這樣高聲的說話。仔細吵醒鄧斯曼夫人。

碧（向沙發上看一看，嘆氣。） 好好，讓她好好的睡吧。要添點火嗎？

藥夫人 謝謝你，不用添。

碧 是咯。（她輕輕地從通外廳的門口出去。）

海（爲關門的聲音驚醒，抬頭望一望。） 是誰？

藥夫人 是用人——

海（向四圍一望。） 啊，我們睡在這裏！——是的，我想起來咯。（在沙發上坐起來伸，

伸腰，揉着眼睛。） 幾點鐘啦，苔雅？

藥夫人（看表。） 七點過了。

海 鄧斯曼什麼時候回來的？

藥夫人 他還沒有回來。

海 還沒有回來？

藥夫人（站起。） 一個人也沒有回來。

海 想想看，我們在這裏守候他們，一直等到早晨四點鐘——

藥夫人（痛苦地扭揉自己的手。） 我等他等的多麼苦啊！

海（打呵欠，把手放在嘴前，說道。） 其實，我們是可以省掉這些麻煩的，用不着這樣的等他們。

藥夫人 你稍微睡了一會吧？

海 是的，我相信我睡得非常的好。你沒有睡好嗎？

藥夫人 我一分鐘也沒有睡。海姐，我睡不着！——怎麼也睡不着！

海（起來，走到她面前。） 可憐，可憐，可憐！你一點也用不着這樣的着急。我已經料到他們是怎麼一回事了。

藥夫人 那末，你覺得是什麼一回事呢？你告訴我好嗎？

海 你知道，他們最近常到白蘭克推事的家裏去聚會——

藥夫人 是的，是的，這我已經知道。不過——

海 並且你知道，鄧斯曼一定不願意半夜深更的跑回來吵醒我們。（笑。）而且在狂歡痛飲以後，他也不願意立刻教我們看見他的樣子。

藥夫人 如果是那樣，他能到哪裏去呢？

海 自然是到他姑母家裏去了，並且睡在那裏了。她們那裏還有他住過的老房子。

藥夫人 不，他不會在他們那裏的；因為鄧斯曼女士剛纔還派人送一封信來給他。你瞧那稿子上。

海 當真嗎？（看信上的地址。）哦是的，信還是朱麗雅姑母親手寫的。那末，他是留在

白蘭克推事家裏過夜了。至於倭勒特·羅博格呢，我想他一定頭髮上插着葡萄葉，坐在那裏讀他的手稿哩。

藥夫人 啊海姐，你所說的事情，是連你自己也一點不相信的。

海 苦雅，你真有點傻頭傻腦的。

藥夫人 我想我是有點。

海 我看你是太疲乏了。

藥夫人 是的，我疲乏得要死。

海 那末，你一定要聽我的話。你應當到我房裏去睡一會。

藥夫人 不用，不用——就是睡也睡不着的。

海 只要你去睡，我想你一定睡得着的。

藥夫人 但是你的丈夫一定會要回來的，我要立刻知道——

海 我留心好了，他一回來，我就喊醒你。

藥夫人 好，海姐，你這樣答應我了？

海 是的，你相信我吧。快到我房裏去好好的睡一會吧。

藥夫人 謝謝你；那末我就去試一試。（她從內室出去。）

海姐走到玻璃門前，將簾帳拉起。明亮的晨光射進房來。隨後她從寫字檯上拿起一

個小手鏡，照照自己，理一理頭髮。後來走到外廳的門口，按鈴呼人。）

（碧泰很快的就從外廳的門口進來了。）

碧 你有什麼事，少奶奶？

海 你把爐子裏多添些柴進去。我冷的發抖了。

碧 哎喲——我馬上就把火弄好。（她把餘爐掏在一處，上面加了一塊柴，停下來靜

聽。）少奶奶，前門上有鈴響。

海 那末你去開門。我來弄火。

碧 火一會就要着起來的。（她從通外廳的門出去。）

（海姐跪在腳墊上，再加上幾塊柴到火爐裏去。）

（稍停一會，喬治·鄧斯曼從外廳進來。他看起來很疲乏，而且很爲嚴肅的樣子。他用

腳尖走路，悄悄地向內室走去，正將鑽進簾帳之時。）

海（在火爐旁，並不抬頭看。）你早。

鄧（轉身。）海姐！（走近她。）天呀——你怎麼起來的這樣早呢？

海 是的，我今天起來得非常的早。

鄧 我以為你還在睡着呢，海姐！

海 不要這樣大聲說話。葉維斯德夫人在我房裏睡着呢。

鄧 葉維斯德夫人昨天一晚上都在這裏嗎？

海 是的，因為沒有人來送她回去。

鄧 啊，不錯。

海（將火爐門關上，站起。）你在白蘭克推事家裏，玩得痛快嗎？

鄧 你很給我擔心，是不是？

海 不，我一點也不給你擔心。我只問你是否玩得適意。

鄧 哦是的，——總算適意了一會，特別是昨天晚上的開頭；因為那時倭勒特把他書的一部份讀給我聽。我們早到一個多鐘頭，真碰巧！而白蘭克又有各種的事情要佈置，所以

倭特能把他的書讀給我聽。

海（坐在右面的棹旁。）是這樣嗎？那末你告訴我——

鄧（坐在靠近火爐的一隻凳上。）啊海姐，你真想像不出，那將是怎樣一本書！我相信在既成的名著之中，也可以算是一本傑作，你想想！

海 是的，是的；我可並不注意這些事。

鄧 海姐，我要向你坦白的承認：當我聽他讀完了的時候，我身上起了一陣恐怖的感覺。

海 一陣恐怖的感覺？

鄧 我覺得有點嫉妒，嫉妒他竟有那樣才能寫了那樣一本書。海姐，你只想想看。

海 是的，是的，我正在想。

鄧 並且想起來又，多麼可惜，像他這樣一個有才能的人，竟不能改正他的惡習。

海 我想你的意思是說，他是比別人更有勇氣一些，是不是？

鄧 不，一點也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說，他是太浪漫了，不能適度的行樂。

海 後來他怎麼樣呢？

鄧 說句老實話，我想他簡直可以說是個醉鬼。

海 他頭髮上有葡萄葉嗎？

鄧 葡萄葉沒有，我全沒有看見那一類的東西。但是，他作了一次冗長而又散漫的演講，以記念那位啓示他作這本書的女人。

海 他說出她的名字嗎？

鄧 不，他並沒有；但是我不能不想到他所指的就是葉維斯德夫人。你可以相信一定是指葉。

海 那末——你在什麼地方同他分手的呢？

鄧 在進城的路。我們最後幾個人終於分散了；白蘭克跟着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。於是我們商量一下，決定送倭勒特回家；因為他醉的一塌糊塗。

海 哦！

鄧 但是，海姐，事情奇就奇在這裏；或者寧可以說，事情慘也就慘在這裏。我可以說，爲了倭勒特的原故，我幾乎不好意思告訴你——

海 哦，說下去——

鄧 當我們快到城裏時，我走的稍微比他們落後一步。不過只遲一兩分鐘的光景

海 是的，是的；後來怎麼樣呢？

鄧 於是我急急忙忙的想趕上他們，你知道我在路旁邊拾到什麼東西？你猜猜看？

海 我怎麼會知道呢！

鄧 海姐，你斷不可把這件事告訴人！你聽見嗎？爲着倭勒特的原故，請你答應我。（從上衣袋裏拿出一捲紙。）你想想，親愛的——我竟拾着這個。

海 這不是他昨天帶來的那一捲東西嗎？

海 瓊 是的這是他那寶貴稿件的全部！他失掉這些稿件在那裏，一點也不知道的走了。
海 瓊 你只想想！這真可嘆。

海 但是你當時爲什麼不還給他呢？

鄧 像他那時候的情況，我不敢——

海 你沒有告訴別人，說你拾着他的稿件嗎？

鄧 啊，當然沒有！你知道爲了倭勒特的原故，我決不肯這樣作的。

海 那末沒有一個人知道倭勒特·羅博格的草稿現在在你手裏了？

鄧 沒有。並且也不能使別人知道。

海 後來你向他說了些什麼呢？

鄧 我後來就沒有和他再說話；因爲我們走到街上的時候，他和別的兩三個人走開

了，隨即跑不見了。

海 那他們一定送他回家去了。

鄧 是的，大概是這樣。並且白蘭克隨後也走開了。

海 從那以後，你又幹了些什麼呢？

鄧 我和別的幾個人到一個同伴的家裏去了，他是個很有趣的人，他請我們在他家吃早茶——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吃夜茶——對不對？現在好了，我既然休息了一刻，並且可憐的德勒特大概這時也睡醒了，我必須把這個還給他去。

海（伸手要草稿。）不——不要還給他！你不要這樣忙。讓我先來讀一讀。

鄧 我最親愛的海姐，那斷使不得，那一定使不得的。

海 使不得？

鄧 使不得，因為你可以想像得到，等他醒來，發現稿件遺失了的時候，他一定着急得要死。你要曉得，他只有這份稿紙，並沒有副本！這是他昨天告訴我的。

海（疑問地注視着他。）難道這種東西不能再作一本嗎？不能再寫出來嗎？

鄧 我想是辦不到的。因為靈感這種東西，你知道——

海 是的，是的——我想寫作是完全要靠靈感的。（不在意的。）啊，我忘啦——這裏有你的一封信。

鄧 一封信？

海（遞給他。）是今天一早來的。

鄧 啊，是朱麗雅姑母來的信！有什麼事呢？（他把紙包放在另一個凳子上，折開信，急急忙忙的看，忽然跳起來。）啊，海姐她說可憐的梨娜姑母快死了！

海 唔，這我們老早料到了的。

鄧 她說，如果我還想見她一面，那我就得趕快去。所以我必須馬上跑到她們那裏去
纔行。

海（抑制住自己的笑。）你要跑去嗎？

鄧 啊，最親愛的海姐——要是你願意跟我一齊去，那有多麼好！你想！

海（站起來，無精打彩的說，拒絕他的要求。）不，不，我不去。我不願意看見疾病和死

亡。我討厭那些難看的事。

鄧 好好，那末——（四面亂找。）我的帽子呢——外套呢？啊，在外廳裏。——海姐，唯願我不致於去得太遲了！

海 要是你跑起去的話——

（碧泰從外廳的門口上。）

碧 白蘭克推事現在在門口，他問他是否可以進來。

鄧 在現在這時候！不，我此刻不能見他。

海 但是我可以見他。（向碧泰。）你去請白蘭克推事進來。（碧泰出去。）

海（急忙地，喃喃的說）。鄧斯曼，這個紙包！（她急忙地從凳上把紙包拿起來。）

鄧 是的，遞給我！

海 不，不，我要留着讀讀，等你回來再給你。（她走到寫字棹旁，把牠放在書箱裏。鄧斯

曼站在那裏急急忙忙的，連手套都急的戴不上。）

（白蘭克推事從外廳走進來。）

海（向他點頭。）你起來得真早。

白 啊，是嗎？（向鄧斯曼。）你又要動身出去嗎？

鄧 是的，我必須趕快到我姑母家裏去。我那可憐的梨娜姑母病的快死了。

白 哎喲，她快死了嗎？那末趕快去吧，在這樣危急的時候，不要教我妨害你——

鄧 是的，我必須跑去。——再會！再會！（他急忙的從外廳的門出去。）

海（走近白蘭克。）白蘭克推事，昨天晚上你家裏好像熱鬧的很。

白 我告訴你，海姐，我簡直沒有睡，連衣服都沒有脫。

海 你也沒有睡？

白 沒有，這你可以看得出來。關於昨天夜晚的事情，鄧斯曼告訴了你一些什麼呢？

海 不過是些不相干的事情罷了。他說他們到一個什麼地方吃了早茶。

白 吃早茶的事情，我已經聽見說了。我想，倭勒特·羅博格大概沒有同他們在一道

吃吧？

海 沒有，在那以前，他們把他送回家了。

白 鄧斯曼也去送的嗎？

海 不，據他說，是別人去送的。

白（微笑。）海姐女士，喬治·鄧斯曼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。

海 是的，這上帝都曉得的。難道昨天還有什麼別的事故嗎？

白 或許有的。

海 那末我親愛的推事，你坐下好了，舒舒服服的把你的故事告訴我。

（她坐在棹子的左邊。白蘭克靠近她坐在棹子的正面。）

海 好，現在你說吧？

白 昨晚我們分散以後，我有某種特殊的原因要跟蹤我的客人們——或者可以說，

要跟蹤一個客人。

海 也許首先就是要跟蹤倭勒特·羅博格吧？

白 老實說，是的。

海 你真使我覺的奇怪——

白 海姬女士，你知不知道他和別的幾個人是什麼地方消遣下半夜的呢？

海 不知道，如果是可以說的事情，就請你告訴我吧。

白 啊，那完全是件值得說的事情。他們後來又去參加了一個特別熱鬧的夜會。

海 熱鬧的夜會？

白 是的，最熱鬧的——

海 請你講下去，白蘭克推事——

白 羅博格和別的幾個人到我那裏以前，原來已經有人請過他們了。這我通通知道。

但是他拒絕了那種邀請；因為你知道，他近兩年以來已經變成了一個新人。

海 是的，在葉維斯德的家裏，他完全變了。但是他後來畢竟去了嗎？

白 是的，海姐女士——不幸他昨天晚上在我家裏吃了幾杯酒，使他興奮起來——

海 我聽說他很爲興奮。

白 是的，非常利害的興奮。我想那使他改變了主意。因爲我們人，不幸總不能堅持我們所應堅持的原則。

海 但是白蘭克推事，我相信你一定是個例外。不過羅博格——

白 簡單的跟你說吧——他後來畢竟到狄亞娜女士的家裏去了。

海 狄亞娜女士家裏？

白 是的，那夜會的主人正是狄亞娜女士，她只邀請了她的幾個得意的讚美者和一些女朋友。

海 她是個有紅頭髮的婦人嗎。

白 正是。

海 是一個歌女嗎？

白 哦是的，她閒的時候也做歌女。再者，海姐女士，她還是一個獵豔大家，獵男人的大家。你一定聽人說過她的。當倭勒特·羅博格還在得意的時代，他是最熱烈的捧她的人之一。

海 夜會後來怎樣結果了呢？

白 似乎是非常不好。在十分歡暢的會晤以後，他們打起架來了——

海 羅博格同她打嗎？

白 是的。他罵她，說她或她的朋友偷了他的東西。他宣稱他的皮夾子失掉了——並且還有些別的東西。簡單一句話，他在那裏鬧的一場糊塗。

海 後來怎樣了呢？

白 後來大家都揮拳打起來了，男男女女都打做一團。最後幸虧警察到了場。

海 警察也到了場？

白 是的。我想倭勒特·羅博格這次的胡鬧，總免不了要吃點虧，像他這樣一個瘋狂

的傢伙。

海 怎麼吃虧呢？

白 警察到場的時候，他曾奮力抵抗，他打了一個警察的頭，並且撕壞了他的制服。所以那些警察不得不把他和其餘的人都抓到警察局去。

海 你怎麼知道的這樣清楚呢？

白 警察自己告訴我的。

海（朝前望着。） 啊，這就是昨天晚上的故事。那末，他頭髮上沒有葡萄葉子了。

白 葡萄葉子，這是什麼話？

海（改變她的口氣。） 但是推事，請你告訴我——你這樣謹慎的偵察倭勒特·羅博格的行動，究竟是爲着什麼原因呢？

白 第一樁是爲着：如果這件事鬧到法庭上去了，說他是直接從我家裏出來的，那對於我，總不能說是沒有一點關係。

海 這件事還會鬧到法庭上去嗎？

白 自然的。不過，這我倒不在意。可是我想我既然是你們的朋友，那我的義務就是要把他昨天夜裏的事情，詳細的告訴你和鄧斯曼纔行。

海 爲什麼要這樣呢，推事？

白 爲什麼，因爲我懷疑他想利用你們作爲一種遮掩物。

海 啊，你怎麼會想到有這種事！

白 唉，海姐女士——我跟你說，我什麼都看得出來。你記着我的話！這位葉維斯德夫人一定不會就下鄉去的。

海 但是，縱令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，我想他們可以會面的地方是多的很。

白 沒有一處地方。此後和從前一樣，每個有體面的人家，都不會讓倭勒特·羅博格進門的。

海 你的意思是說，我的家裏也應該這樣的對待他嗎？

白 是的。我坦白的承認，如果以後這個人自由自在的在你家裏走出走進，那我真覺得痛心。你想想那會多麼的麻煩和討厭，如果他闖進了——

海 闖進了這個三角關係中，是吧？

白 正是。如果是那樣，簡直是使我無家可歸了。

海（微笑的看着他。） 這樣說，你的目的就是想做雞籠裏唯一的公雞（註）吧。

（註）“Eneste hane i kurvori”——係一諺語，即吃醋獨占之意。

白（慢慢的點頭，放低聲音。） 不錯，那就是我的目的。老實說爲着那種目的我要奮

鬥——用我一切的武器來奮鬥。

海（她的笑容消失。） 我看到了緊要的關頭，你這個人是個危險的人。

白 你這樣想嗎？

海 我現在開始這樣想了。並且我想起來也非常的愉快——就是我並沒有什麼把

柄捏在你手裏。

麼把柄，誰知道我會幹出些什麼事情？

白（曖昧地笑。）好，好，海姐女士——在這一點上你也許是對的。如果我捏着了什

海 噫，白蘭克推事！這簡直是一種恐嚇。

白（站起。）一點也不是！你知道，三角關係應該盡可能的自自然然的建立起來。

海 這我同意你的話。

白 好，現在我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；我還是回去的好。再見，海姐女士。（他向玻璃門走去。）

海（站起。）你從花園裏走嗎？

白 是的，這對我是條捷徑。

海 可是那也是一條斜路。

白 一點不錯。我並不反對走斜路。走斜路有時也很痛快的。

海 你是說當我練習射擊的時候，你也很痛快嗎？

白（站在門口，向她笑。） 哦，我想一個人總不致於射擊他的馴服的家禽吧。

海（也笑。） 哦，當雞籠裏只有一隻公雞的時候，他是不致於的——

（他們相互點頭，含笑而別。他去了，她隨手關上門。）

（海姐的態度變的十分嚴肅，站了一會，向外望着。隨即走到正中門口，從簾縫裏向內窺視。後來又走到寫字棹前，從書箱內拿出羅博格的稿紙，正將閱覽其目錄之時，忽聽見碧泰在外廳裏同人大聲說話。）

（海姐轉過身去聽。於是她急忙的把稿紙鎖在抽屜內，把鑰匙放在墨水瓶上。）

（倭勒特·羅博格穿着外套，手裏拿頂帽子，推開廳門。他看起來有些煩惱和憤怒。）

羅（向着外廳。） 我告訴你，我一定非進來不可！（他關上門，轉過身來看見海姐，立刻恢復他的自制力，向海姐鞠躬。）

海（在寫字棹旁。） 羅博格先生，這時候來看苔雅，未免太晚了一點。

羅 你的意思是說，這時候來看你，未免太早了點吧。不過請你原諒我。

海 你怎麼知道她還在這裏呢？

羅 我到她的住處去過，他們告訴我：她一夜都沒有回來。

海（走向橢圓棹前。） 他們跟你說話的時候，你曾經注意到他們的態度嗎？

羅（疑問地望着她。） 注意到他們的態度？

海 我的意思是說，他們不覺得奇怪嗎？

羅（忽然大悟） 哦是的，自然覺得我真連累她了！不過我那時並沒有怎樣的留心。

——我想鄧斯曼還沒有起來吧？

海 是的，我想他還沒有起來——

羅 他什麼時候回家的？

海 晚得很。

羅 他告訴你什麼事情嗎？

海 是的，我知道你昨晚在白蘭克推事的家裏，玩的非常痛快。

羅 沒有別的話嗎？

海 沒有別的話。並且當他回來的時候，我正瞌睡的很——

（葉維斯德夫人揭開簾帳，從正中門進來。）

葉夫人（向他走去。） 唉，羅博格，你到底！——

羅 是的，到底來了。太晚了！

葉夫人（憂慮地望着他。） 什麼事太晚了？

羅 一切的事情都太晚了。我已經完了。

葉夫人 啊，不，不——不要那樣說！

羅 你會同樣說的，如果你聽見——

葉夫人 我什麼事也不願意聽！

海 你大概要同她單獨的談話吧！這樣，我還是走開一步好了。

羅 不，你也待在這裏。我懇求你不要走。

葉夫人 我告訴你，我什麼事都不願意聽的。

羅 我所要說的，並不是昨天晚上那些冒失的事情。

葉夫人 那末說什麼呢？

羅 我要說的就是我們現在應該分手了。

葉夫人 分手！

海（不自覺地。） 我早知道了！

羅 苔雅，你對於我，再不能有什麼用了。

葉夫人 你竟能說這樣的話！我對於你再也沒有用了！我現在不是跟以前一樣還可以幫助你嗎？我們不是還要繼續一道工作嗎？

羅 從此以後，我不作什麼工作了。

葉夫人（失望地。） 那末我這一生怎麼過下去呢？

羅 你還是設法照常的過下去，好像你從來不認識我的一樣。

葉夫人 但是你知道我不能那樣！

羅 苔雅，試試看。你必須回家去——

葉夫人（強烈的抗辯。） 我死人也不回去！你走到哪裏，我跟到哪裏。我不是這樣好

打發的！我要留在這裏！我要同你在一起等書出版。

海（低聲，疑慮不安。） 啊，是的，書！

羅（看着海姐。） 我和苔雅的書；因為那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。

葉夫人 是的，我覺得那是我們兩人的。這就是爲什麼我有權利同你在一起等着書

出版的原故！我要親眼看見你重新受人的羨慕和尊敬。並且我一定要與你分享那種快樂！

羅 苔雅，我們的書永遠不會出版了。

海 唉！

葉夫人 永遠不會出版！

羅 永遠不能出版。

葉夫人（知道不好。） 羅博格，你把草稿怎麼弄了？

海（疑慮地看着他。） 是啊，草稿呢？——

葉夫人 你把牠放在什麼地方？

羅 啊，苔雅，你再不要問我草稿了！

葉夫人 我一定要問，我要你立刻告訴我。

羅 草稿！——唉，我已經把牠撕成粉碎了！

葉夫人（尖叫。） 天哪，天哪！

海（不自覺地。） 但是那不是——

羅（看着她。） 你覺得不是真的嗎？

海（力持鎮定。） 自然是的——因為你既然那麼樣說，但是聽起來總令人有點不

大消息——

羅 然而那完全是真的。

藥夫人（痛苦不堪，扭搓自己的手。） 啊天呀——你聽見吧，海姐？他把他自己著的書撕成粉碎了！

羅 我已經把我自己的生命都撕碎了。我爲什麼不能把我生命的工作也撕碎呢？

藥夫人 這是你昨天晚上幹的事嗎？

羅 是的，我告訴你！我把牠撕成幾千片，並且把碎片遠遠的拋到海峽裏去了。那裏有的是冷海水——讓牠們在水面上漂流吧，讓牠們同海潮和狂風一齊漂流吧。牠們不久就會深深的沉到海底去，像我將要沉到海底去一樣，苔雅。

藥夫人 羅博格，我跟你說，你這樣糟塌了那本書，我到死都不能恕你的，我認爲你簡直是殺害了一個嬰孩。

羅 是的，你說的不錯。那等於殺害一個嬰孩。

藥夫人 那末你怎麼能夠這樣呢！難道這個孩子不也是屬於我的嗎？

羅（幾乎聽不清楚地。） 唉，這個孩子——

葉夫人（深沉的呼吸。） 一切部完了。好好，海姐，我現在要走了。

海 你不是離開城裏嗎？

葉夫人 啊，我不知道到哪裏去纔好。在我前面，我看不見別的東西，只是遍地的黑暗。

（鎖從廳門走出。）

海（站着等了片刻。） 羅博格先生，你竟不送她回家去嗎？

羅 同她一道在街上走嗎？你要人家看見她同我一道走路嗎？

海 自然我不曉得昨天晚上還發生了什麼別的事情。不過昨天的事情，難道是那樣的不可挽回嗎？

羅 事情還不能像昨晚那樣就終止了的——這我知道的很清楚。不過現在我也沒有再過那種生活的興趣了。我不願意重新開始。她已經摧毀了我的勇氣和力量，我再不能生活下去了。

海（望着自己前面。） 那個漂亮的小傻子，竟這樣操縱了一個男人的運命。（望着

他。但是話雖如此，你怎能這樣沒有心肝的待她呢！

羅 啊，你不要說那是沒有心肝！

海 你把她窮年累月灌注了全部心靈的工作都摧毀了，難道這還是有心肝嗎？

羅 海姐，對你我可以講真話了。

海 講真話？

羅 不過你首先要答應我，我現在向你所講的，你決不能告訴苔雅。

海 我答應你。

羅 很好。那我告訴你，我剛纔所說的話都是假的。

海 關於草稿的話嗎？

羅 是的。我並沒有撕碎牠——也沒有丟到海峽裏去。

海 嗯，沒有——那末草稿到哪裏去了呢？

羅 然而我畢竟把牠毀了，海姐——完全的毀了！

海 我一點也不懂你是什麼意思。

羅 苔雅說，我所作的，在她看起來簡直是等於殺害一個孩子。

海 不錯，她是這樣說的。

羅 但是，殺害這個孩子——這還不是一個父親所作的最壞的事情。

海 還不是最壞的事情？

羅 不是。我不忍教苔雅聽見那最壞的事情。

海 那末最壞的事情是什麼呢？

羅 海姐，假定一個人，過了一夜胡鬧和荒唐的生活，深更半夜裏跑回他孩子的母親的面前，並且說道：『聽呀！我到過各處地方——到了這裏，又到了那裏。我把我們的孩子帶在身邊——帶到這地方，又帶到那地方。可是我把孩子中途失掉了——連影子也沒有了。現在不曉得牠是落在誰的手裏——落在哪一個的掌握之中。』

海 話雖如此，但是那究竟不過是本書罷了——

羅 苔雅的整個靈魂，都灌注在那本書上的。

海 是的，這我很了解。

羅 並且你也可以了解，我和她的共同生活，已經是沒有前途了。

海 那末你想採取什麼途徑呢？

羅 什麼途徑也不採取。我只想完全結果了自己——越快越好。

海（走近他一步。） 倭勒特·羅博格，你聽我說。你願意很美麗的結果牠嗎？

羅 很美麗的？（微笑。）頭髮上帶着葡萄葉，如你往常所夢想的一樣嗎？

海 不，不。我對於葡萄葉已經失掉了信心。但你仍然要很美麗的幹一下——再見吧！

你現在必須走了——以後再不要來這裏了。

羅 再見再見，鄧斯曼夫人。給我向喬治·鄧斯曼致意吧。（他正要走時。）

海 不，等一下！我必須給你一件紀念品帶着。（她走到寫字棹前，拉開抽屜，從手槍盒

裏拿出一隻手槍，回到羅博格面前。）

羅（看着她）——這個？這個就是紀念品？

海（慢慢點頭。）——你還認得牠嗎？我有一次就是用牠描準過你的。

羅——其實你那時候應該用牠。

海——拿着牠吧——現在你自己去用牠吧。

羅（把手槍放在胸口前面的袋子裏。）——謝謝！

海——美麗的去幹一下，羅博格。你要答應我這樣！

羅——再見，海姐·賈布勒。（他從廳門出去。）

（海姐在門口聽了一會。於是走到寫字棹前，把稿紙包拿出來，揭開包皮紙看一看，稍微抽出幾張紙，再看了一看。隨後她走到火爐旁的安樂椅上坐下，把紙包放在膝上，她很快的拉開火爐的門，又打開了那個紙包。）

海（把一束紙丟進火中，自語道：）——苔雅，我現在在燒你的孩子啦？——捲頭髮，我在燒他啦！（再丟進兩束紙到火爐裏。）你和倭勒特·羅博格的孩子（把其餘的都丟進去）。

幕 三 第

我在燒——我在燒你們的孩子了！

(幕)

第四幕

(鄧宅的同一房間。時間是晚上。房裏是暗黑的。內室的棹子上，燃着一隻掛燈。玻璃門上的簾帳是垂下的。)

(海姐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在暗黑的房內走來走去。後來走到內室裏，向左邊不見了，一會，聽見她在裏面彈了幾下鋼琴，但她很快又出來了，回到外面的會客室。)

(碧素從內室的右面進來，手持一盞點着的燈，她把牠放在長椅前面的棹上。她的眼睛哭紅了，帽子上綴着黑帶子。她安靜地和小心地向右面走出去。)

(海姐走到玻璃門前，把簾帳向邊上拉開一點，向黑暗的外面望着出神。)

(過了一會，鄧斯曼女士穿起喪服，帶着帽子和面罩，從外廳裏走進來。海姐走去迎接她，并把手伸給她。)

鄧女士 是的，海姐，是我來了，孤孤單單的好不傷心；因為我那可憐的妹妹畢竟得着

安息了。

海 我已經聽見這個消息了。鄧斯曼已經送了一張條子來。

鄧女士 是的，他是這樣答應我的。不過我覺得對於海姐，應該我自己來告訴這個消息。

海 你待我真好。

鄧女士 唉，梨娜不應該在現在這個時候離開我們。海姐的家庭，此刻不應該是個悲傷的家庭。

海（改換題目。） 她死的很安靜，是不是，鄧斯曼女士？

鄧女士 哦是的，她死的真安靜，真美麗。而且她還有說不出的快樂，因為她能在死前見着喬治一次——向他告了別——他還沒有回來嗎？

海 沒有。他在紙條上告訴我，他也許有事要遲一會。但是你坐下來談談不好嗎？

鄧女士 不，謝謝你，親愛的海姐。我很想同你坐一會，但是我還有許多事要作。我必須

爲我親愛的妹妹好好的料理一下後事。她進到墳墓，一定要叫她風光風光纔行。

海 我不可以給你幫幫忙嗎？

鄧女士 啊，你斷不能想到那上頭去！海姐，鄧斯曼斷不能管那些悲傷的事情。也不能讓她想到那上面去——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。

海 可是人并不能常常控制自己的思想——

鄧女士 唉，不錯，世界上的事原是如此。我們家裏還要趕快縫屍衣；我想你這裏，不久也要縫衣服了吧，不過謝謝上帝，你要縫的卻是另外一種衣服！

（喬治·鄧斯曼從廳門進。）

海 你到底回來了！

鄧 你也在這裏，朱麗雅姑母同海姐在一起？

鄧女士 我親愛的孩子，我正要走了，你所答應我的事情，你都辦到了嗎？

鄧 還沒有；我恐怕已經忘記一半了。明天早上我還得到你那裏來。今天我頭昏的很。

我簡直不能集中我的思想。

鄧女士 怎麼啦，我親愛的喬治，你斷不能這樣難過。

鄧 斷不能——你這是怎麼說呢？

鄧女士 就是說在你的悲傷之中，你也應該歡喜，像我一樣的——歡喜她得着安息了。

鄧 哦，是的是的，你想的是梨娜姑母。

海 鄧斯曼女士，你現在要感覺到寂寞了。

鄧女士 是的，開初一定要覺得寂寞的。但是我希望，那不要延持得很久纔好。我敢說，我很快的就可以找一個人來住在可憐的梨娜房間裏。

鄧 當真？你以為誰會去住呢？

鄧女士 啊，不幸得很，世間上總有一些貧窮的病人需要看護的。

海 你真個還要找這種累贅的事情來作嗎？

鄧女士 累贅！罪過罪過，孩子——那對於我一點也不是累贅。

海 但是，設若你所看護的人，完全是個陌生的人呢——

鄧女士 哦，同病人很快的就可以成爲朋友的；而且我生在這世上，必需要爲別人做點事，這對於我是絕對重要的。再者，謝天謝地，你們這裏，不久就會有事情需要一個老姑母來幫忙了。

海 請你不用煩心這裏的事情吧。

鄧 啊；那我們三個人會多麼快樂，如果——

海 如果什麼？——

鄧（不安） 哦，沒有什麼！那會自然而來的，讓我們這樣的希望吧。

鄧女士 我想你們彼此有話說吧。（微笑）喬治，也許海姐有什麼事要告訴你。再見！我必須回家料理梨娜的後事去了。（在門口轉身。）想起來真是奇怪，梨娜現在還同我在
一起，同時又和我那可憐的弟弟在一起了！

過。

鄧 是的，是的，朱麗雅姑母！

（鄧斯曼女士從廳門出去。）

海（用冷眼探視鄧斯曼。） 我看你因為梨娜姑母的死，好像比朱麗雅姑母還難過

些。

鄧 啊，不僅是那個。我所十分憂心的還是倭勒特的事情。

海（急忙地） 他又有什麼新事情嗎？

鄧 我在下午到他家裏去了一趟，想告訴他草稿並沒有失落。

海 嗯，你沒有找着他嗎？

鄧 沒有，他不在家。但是隨後我遇着葉維斯德夫人，她告訴我，他今天一早到這裏來

海 是的，你剛走他就來了。

鄧 並且他還說，他把他的草稿撕成粉碎了，是不是？

海 是的，他是這樣說的。

鄧 唉天呀，他一定是神經錯亂了！我想你今早總覺得頂好，緩一緩再還給他，是不是？

海 是的，所以我並沒有還給他。

鄧 但是不消說，你一定告訴了他，稿子是在我們這裏的。

海 沒有。（急忙地問）你告訴葉維斯德夫人沒有？

鄧 沒有；我覺得我還是不告訴她的好。但是你卻應該告訴倭勒特。你試想想，他如果因為失望，自己作出什麼意外的事，那怎麼辦呢！海姐，把稿子給我！我要馬上送給他。在什麼地方？

海（冷淡并且絲毫無動於中的樣子，靠在安樂椅上。）我沒有拿。

鄧 你沒有拿？你這是什麼話？

海 我燒掉了——通通燒掉了。

鄧（大驚失色。）燒掉了！把倭勒特·羅博格的草稿燒掉了！

海 不要這樣尖喊怪叫的。仔細用人聽見。

鄧 燒掉了！天呀，爲什麼！——怎……怎麼會有這種事！

海 可是，畢竟是燒掉了。

鄧 海姐，你知道你幹了什麼？這是一種非法的行動；任意處置別人的失物！你想想看！只消問問白蘭克推事，他就會告訴你的。

海 我勸你不要說吧——無論對白蘭克推事或對別的任何人都不要說。

鄧 但是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不可想像的事呢？你怎麼想到的呢？什麼東西迷住了你？你答覆我！

海（掩飾一種幾乎覺察不出的微笑。） 喬治，我是爲了你。

鄧 爲了我！

海 今天早晨，你告訴我，他把他的草稿讀給你聽——

鄧 是的，是的——怎麼呢？

海 你承認你嫉妒他這本著作。

鄧 啊，我不過說說罷了，你竟當真的！

海 那不相干——我不忍看見別人勝過你。

鄧（懷疑與快樂迸發。） 啊海姐，這是真的嗎？但是——但是——我從沒想到，你會用這樣的方法來表示你的愛情。

海 好吧，就趁這個時候，我還要告訴你——（急躁，中斷。）不，不，你可以去問朱麗雅姑母，她會告訴你的。

鄧 嗎？ 啊，我想我差不多了解你了，海姐！（扭搓自己的手。）老天呀！你真是這樣的意思嗎？

海 不要這樣叫，仔細用人聽見。

鄧（哈哈大笑。） 用人海姐，這怎麼這樣荒謬。那是我的老碧！我要自己去告訴碧秦的。

海（失望地緊握雙手。）啊，這簡直是殺我，所有這些簡直在殺我！

鄧 海姐，你說什麼？

海（冷靜自持。）喬治，我是說這一切的荒謬。

鄧 荒謬！你以為我聽着這個消息過於快樂，有什麼荒謬之處嗎？那末我還是不向碧
泰說的好。

海 爲什麼不？

鄧 不，現在還不！但是我必須告訴朱麗雅姑母，並且告訴她，你已經開始喊我喬治了！
啊，朱麗雅姑母一定會十分快樂——十分快樂的。

海 當她聽見我爲了你的原故，燒掉倭勒特·羅博格的草稿，——她也會快樂嗎？

鄧 不，關於草稿的事情不用說一個人也不讓他知道。但是海姐，你這樣的愛我——
這種快樂我必須同朱麗雅姑母分享！我不知道，這種舉動在青年妻子當中是否是常有的
事？

海 這個問題，我想你頂好也去問問朱麗雅姑母。

鄧 明後天，我真要去問問。（又現不安和沮喪之色。）可是草稿呀——草稿呀！可憐的倭勒特也不知道急成什麼樣子了。想起真可怕！

（葉維斯德夫人穿着第一幕上場時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穿着外套，從廳門進。）

葉夫人（急忙地與他們爲禮說話顯然非常激動。）哦，親愛的海姐，請你原諒我又來啦。

海 苔雅，你怎麼啦？

鄧 又是倭勒特·羅博格的事情——是嗎？

葉夫人 是的！我害怕死了，我擔心他已經出了什麼不幸的意外。

海（抓着她的手臂。）你這樣擔心嗎？

鄧 葉維斯德夫人，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面？

葉夫人 我剛回到我的寄宿舍裏，我就聽見他們在談論他。今天街上傳遍了那最不

可信的謠言，說他這樣那樣的。

鄧 是的，我也這麼聽着說！但是我敢作證，他昨天晚上一直回家去睡覺的。真正奇怪！

海 在你寄宿舍裏他們怎麼說？

葉夫人 我沒有聽的清楚。也許他們并不知道得確切，不然就是——並且他們看見我就不說了；而我又不敢問。

鄧（不安地走動。） 葉維斯德夫人，我們希望——我們希望你是聽錯了他們的意見就好了。

葉夫人 不，不；我敢斷言，他們說的是他。而且我還聽他們說醫院這一類的事。

鄧 醫院？

海 不，決不會的！

葉夫人 我簡直害怕死了！我還跑到他的住處去找過他。

海 苔雅，你竟有這樣的決心去找他！

葉夫人 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？我不能不弄個明白，我實在忍耐不住了。

鄧 沒你有找着他嗎？

葉夫人 沒有。別人不知他到哪裏去了。他們說，從昨天下午起，他就不在家了。

鄧 昨天！奇了，他們怎麼能這樣說？

葉夫人 啊，我敢斷言，他一定出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了。

鄧 海姐親愛的，你說我去打聽一下怎麼樣？——

海 不，不——你不要把事情拉到自己的頭上來。

（白蘭克推事手裏拿着帽子，從廳門進來，門是碧泰給他開的，他進後隨即關上。他看起來頗爲沉悶，靜默地鞠躬。）

鄧 噢，是你嗎，我親愛的推事？

白 是的，我今天晚上必須來看看你。

鄧 我看你是知道梨娜姑母的消息了？

白 是的。這也是一件事情。

鄧 那不悲慘嗎？

白 不過，我親愛的鄧斯曼，那要看你怎麼看法。

鄧（懷疑地看着他。） 難道還發生了什麼別的事情嗎？

白 是的。

海（疑慮。） 白蘭克推事，那事悲不悲慘？

白 鄧斯曼夫人，那也要看你是怎麼看法。

藥夫人（不能抑制他的憂慮。） 啊！一定是倭勒特·羅博格發生了什麼事情！

白（看她一看。） 夫人，你怎麼想到這上面呢？也許你已經聽見一些——

藥夫人（迷惑。） 不，我什麼也沒有聽見，但是——

鄧 哦，趕快告訴我們，推事。

白（聳一聳肩。） 不幸的很，倭勒特·羅伯特已經抬到醫院裏去了。他在那裏快死

了。

藥夫人（尖叫） 啊天呀！天呀！

鄧 到醫院裏去了！並且快死了！

海（不自覺地） 這樣快就——

藥夫人（哀泣） 海姐，我們彼此生了氣分手的！

海（低聲） 苔雅——苔雅——謹慎一點！

藥夫人（不聽勸） 我要到他那裏去！我要在他死以前，再看他一次！

白 夫人，那不中用。醫院裏不許一個人去見他。

藥夫人 哦，你最低限度也要把他的經過告訴我？究竟是什麼回事？

鄧 他大概不是自——

海 我想他一定是自殺的。

鄧 海姐，你怎能——

白（盯着看着她。）鄧斯曼夫人，不幸你正猜對了。

薩夫人 啊，多可怕呀！

鄧 唉，竟是自殺的！

海 用手鎗自殺的？

白 你又猜對了，鄧斯曼夫人。

薩夫人（力求自持。）白蘭克先生，事情在什麼時候發生的？

白 今天下午——三點至四點的時候。

鄧 可是天呀，他在什麼地方自殺的呢？

白（略現躊躇。）什麼地方？我想大概在他住的地方。

薩夫人 不，那不可能的；因為六點到七點的時候，我還到他那裏去過。

白 那末，總在別的什麼地方。我並不確切的知道。我只知道他被人發現在——

—— 嗯，他

用鎗自殺的，鎗打在胸脯上。

藥夫人 啊，多可怕呀！他竟那樣的死！

海（向白蘭克。） 鎗打在胸脯上嗎？

白 是的——打在那裏。

海 不是打在太陽穴上？

白 不是，打在胸脯上，鄧斯曼夫人。

海 不錯，不錯——胸脯也是一個好地方。

白 你這是什麼意思，鄧斯曼夫人。

海（閃避地。） 哦，并沒什麼意思。

郭 傷很危險，是不是？

白 絕對致命的傷。這時候大概已經完了。

藥夫人 是的，是的，這是我想得到的。完了！完了！啊，海姐！——

郭 但是請你告訴我，你怎麼知道這些消息的呢？

白（簡切地。）一個警察告訴我的。這人同我有些關係。

海（聲音嚮亮。）到底也算有了一件有價值的行動！

鄧（驚異。）天呀，海姐！你說什麼？

海 我覺得這種舉動是很美麗的。

白 嗯，鄧斯曼夫人——

鄧 美麗！這是什麼話！

藥夫人 啊，海姐，你怎能在這種行動之中，看出什麼美麗來呢？

海 怎麼不美麗！倭勒特·羅博格有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。他有勇氣作這件正

當的事情。

藥夫人 不，事情的發生，決不是如你所想的！他一定是神經錯亂纔這樣幹的。

鄧 是因爲失望！

海 他決不是那樣，我敢斷言。

葉夫人 是的！是的！一定是神經錯亂！正像他撕碎他的草稿時一樣。

白（一驚） 草稿他把草稿撕碎了嗎？

葉夫人 是的，昨天晚上撕碎的。

鄧（低聲耳語） 啊，海姐，我們將永遠於心不安的！

白 嗯，那纔奇怪的很。

鄧（在房內走動） 誰料到倭勒特·羅博格竟這樣離開這個世界！他那本著作，本可以便他的名字永存不朽的，也竟沒有能够留下來——

葉夫人 啊，要是能够把那些撕碎的草稿再集合起來，那就好了！

鄧 是啊。要是能够，那真好極了！我隨便犧牲什麼都可以！

葉夫人 鄧斯曼先生，也許能够。

鄧 怎麼能够？

葉夫人（在自己衣袋裏摸出一捲東西） 你看這裏。這是他口授的一切零碎的筆

記，我都保存下來了。

海（上前一步。）啊——

鄧 你都保存下來了嗎，葉維斯德夫人！

葉夫人 是的，這裏都是的。我離開家時，把牠擺在衣袋裏的。現在還在這裏——

鄧 哦，務必讓我看一看！

葉夫人（遞給他一卷紙。）但是亂的一塌糊塗——都混攪在一堆。

鄧 唯願我們從這些零碎筆記中間，能够理出一點頭緒來纔好！如果我們兩個通力

合作——

葉夫人 哦是的，我們最少要試一試——

鄧 我們得努力幹！對於這件工作我願貢獻我的生命。

海 喬治？你願貢獻你的生命嗎？

鄧 是的，或者寧可以說，貢獻我能抽出的一切時間。同時，我自己的工作必須停下來。

海姐，你懂不懂？我必須作這件工作來紀念倭勒特。

海 或者是的。

鄧 所以，我親愛的葉維斯德夫人，我們要盡心竭力的作。那不能追回的事情，也不用去多想牠了，想也不中用——是不是？我們必須盡量的節哀，然後——

葉夫人 是的，是的，鄧斯曼先生，我一定盡我所有的力量。

鄧 好，那末到這裏來。我要不把這些筆記先看一遍，我是不能安心的。我們在哪裏坐好呢？坐在這裏吧？不，還是坐在那裏，到內室裏去。我親愛的推事，請你原諒，我要少陪一會。跟我來，葉維斯德夫人。

葉夫人 哦，唯願我們能够把牠整理出來纔好！（鄧斯曼與葉維斯德夫人走進內室。她脫下帽子和外套。他們坐在掛燈底下的棹旁，立即開始慎密的研究那些筆記。海姐踱到火爐邊去，坐在安樂椅中。白蘭克隨即走到她跟前。）

海（低聲說。） 倭勒特·羅博格的這種行動，給人一種多麼自由的感覺！

白 自由，海姐女士？不消說，這對他自己的確是一種解放——

海 我說對我是一種解放。他的行動使我起了一種自由的感覺，使我知道一樁沉着勇敢的行動，在這個世界之中，依然還是可能的——一種自動的美麗的行動。

白（微笑。） 哼——我親愛的海姐女士——

海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話的。因為你也是一種專門家，像他一樣的！

白（注視着她。） 倭勒特·羅博格對於你的影響，似乎是很大的，這你也許不願自認吧。難道我猜錯了？

海 我不答覆這一類的問題。我只知道倭勒特·羅博格有勇氣按照他自己的方式，去過他自己的。生活。而且他最後這一樁偉大的行動，又多麼美！他竟有志氣和力量這樣早的離開生命的筵席。

白 海姐女士，我很抱歉——我恐怕不免要揭穿你的溫情的幻想。

海 幻想？

白 這種幻想，無論如何，都不會維持長久的。

海 你是什麼意思？

白 倭勒特·羅博格并不是自動地自殺的。

海 不是自動地？

白 事情的發生，并不恰如我所講的。

海（疑慮） 難道你隱藏了一些什麼事情嗎？

白 我因為看見葉維斯德夫人可憐，所以我稍微把事實理想化了一點。

海 事實又是怎樣呢。

白 第一，他是已經死了。

海 在醫院裏？

白 是的——他並沒有恢復他的知覺。

海 你還隱藏了什麼事呢？

白 事情并不是在他住的地方發生的。

海 事情隨便在哪裏發生，結果還不是一樣。

白 也許有點兩樣。我必須告訴你——倭勒特·羅博格是死在——死在狄亞娜小姐的閨房裏的。

海（一動，似乎要起來的樣子，但又坐下來。）那恐怕不會吧，白蘭克推事！他今天不能再到那裏去的。

白 他今天下午的確是在那裏的。他說他到那裏去是要要回什麼東西，他的東西給別人偷去了。他還在那裏亂喊怪叫的，說什麼一個失掉的孩子——

海 啊——那就是爲什麼——

白 我想他所說的是他的草稿；但是我剛纔聽說他自己把草稿撕碎了。所以我想那一定是說他的皮夾子了。

海 是的，無疑的是皮夾子。他就死在——死在那裏嗎？

白 是的，死在那裏。胸口衣袋裏有枝手槍，子彈已經放出去了。打在一個致命的地方。

海 打在胸口上——是嗎？

白 不——打在腸子上。

海（帶着厭惡的表情看着他。） 啊，這究竟是什麼鬼呢，凡是我所接觸的都變成這

樣可笑與卑鄙？

白 還有一點。海姐女士——還有一件討人厭的事情。

海 什麼事情？

白 他所帶的手槍——

海（送住呼吸。） 嗯？手槍怎麼樣？

白 那一定是偷來的。

海（跳起來。） 偷來的那不對！他並沒有偷！

白 可是找不出別的解釋。他一定是偷來的——啊，別響！

鄧斯曼與葉維斯德夫人從內室裏的棹旁站起來，走進待客室。

鄧（兩手拿着紙。）海姐親愛的，在那盞燈底下幾乎是什麼都看不出來。你想想！

海 是的，我正在想。

鄧 那我們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寫字棹上——你不見怪嗎？

海 只要你們願意。（急忙地。）不，且慢！讓我去收拾收拾！

鄧 海姐，你不用煩神。那裏空的地位多呢。

海 讓我先去收拾一下！我要把這些東西帶進去放在鋼琴上。（她從書箱底下抽出一件東西，上面原蓋着幾張樂譜，她又添放幾張樂譜上去，於是把牠拿進內室，她向左邊下。

鄧斯曼把一些零碎的紙張放在寫字棹上，把房角棹子上的燈移到寫字棹上去。他和葉維斯德夫人坐下，開始進行他們的工作。海姐從內室回來。）

海（站在葉維斯德夫人的椅子後面，溫柔地攪亂她的頭髮。）喂，我甜密的苔雅，——

倭勒特·羅博格的紀念碑，進行得怎麼樣啦？

作。

葉夫人（失神的抬頭望着她。） 哦，要整理一個頭緒出來，真是難的很呵！

鄧 我們必須努力。我已經下了決心了。而且整理別人的文件，又恰好適合我作的工

（海姐走到火爐那邊去，坐在一個凳子上。白蘭克站在她前面，身子靠着安樂椅。）

海（低聲。） 你剛纔說手槍怎麼樣？

白（溫和地） 我說他一定是偷來的。

海 爲什麼是偷的呢？

白 因爲除此以外，就不能有別的解釋，海姐女士。

海 當真？

白（瞥她一眼。） 我想倭勒特·羅博格今早是到過這裏的，是不是？

海 是的。

白 就只你一個人同他在房裏嗎？

是的，有一部份的時間，就只我一個人同他在房裏。

他在這裏的時候，你沒有離過這間房嗎？

沒有。

你試想想看，一會兒也沒離過這間房嗎？

是的，也許離了一會兒——我到外廳裏去了一趟。

那時候你的手槍盒擺在什麼地方？

我把牠鎖在——

鎖在什麼地方，海姐女士？

不，那時手槍盒擺在寫字棹上。

你後來看過沒有，是不是裏面還有兩枝手槍？

沒有看過。

那你也用不着去看了。我看見過在羅博格身上找出來的那枝手槍，我立刻就知

道牠是昨天我在此地看見的那一枝——并且這手槍我過去也看見過不止一回的。

海 你把牠帶在你身邊嗎？

白 沒有，現在在警察手裏。

海 警察將怎樣處置這枝槍呢？

白 他們要調查，務必找着原主。

海 你以為他們能找得着嗎？

白（俯身向她，耳語。） 找不着，海姐·賈布勒；只要我不說話，他們決找不到的。

海（面有畏色的看着他。） 但是如果你說的話，那又會怎麼樣呢？

白（聳聳肩膀。） 手槍被人偷去，那是常常有的事情。

海（堅定地。） 我寧願死，也不願說是別人偷去的。

白（微笑。） 人口裏說的事情——未必見得就能實行。

海（不答覆他的話。） 假定這手槍并不是偷的，而原主又發現了，那又會怎麼樣呢？

白 那末，海姐——那就會發生不名譽的新聞。

海 不名譽的新聞！

白 是的，不名譽的新聞——這是你害怕得要死的事情。不用說，你和狄亞娜小姐都要被帶到法庭上去。他們一定要她解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：究竟是偶然的走火，抑或是故意的殺害。究竟是他想從袋裏拿出手槍來恐嚇她而走火的呢？抑或是她從他手裏把槍搶過來，把他打死，然後再放在他的衣袋裏的呢？後一種情形，她是很作得出來的；因為這個狄亞娜小姐是一個結實有勁的青年婦人。

海 但是我與這些討厭的事情，一點也不相干。

白 不錯。但是你不能不答覆這個問題：你為什麼把手槍交給倭勒特·羅博格呢？你既然把手槍交給他，別人從這件事情上又會作出什麼樣的結論呢？

海（低頭。） 你說的也是。可是我並沒有想到那一層。

白 幸而還好，危險是沒有的，只要我什麼也不說。

海（抬頭看他。）這麼說，白蘭克推事，我是在你的掌握之中了，從此以後，我不能不事事聽命於你了。

白（溫柔地耳語。）最親愛的海姐，請你相信我，我決不會亂用我的這種特權的。

海 可是我仍然是在你的掌握之中。要服從你的意志和要求。那我不成了一個奴隸了！（突然站起來。）辦不到！我不能忍受那種待遇！我永遠不能受人家的挾制！

白（半嘲笑地看着她。）人對於不可避免的事，總會慢慢馴服下來的。

海（回視他。）也許如此。（她踱到寫字棹那邊去，抑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，她模仿鄧斯曼的腔調。）怎麼樣啦？喬治，進行得很順利，是不是？

鄧 天曉得，親愛的！無論如何，這個工作需要幾個月的工夫纔行。

海（同樣的腔調。）哦，幾個月的工夫！（用手溫柔地撫摸葉維斯德夫人的頭髮。）

苔雅，你在這裏同鄧斯曼坐在一起，正同你過去和倭勒特·羅博格坐在一起的一樣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

麗夫人 啊，唯願我也能够同樣的引起你丈夫的靈感纔好！

海 過一些時候——那一定能够的。

麗 不錯，海姐，你不知道——我真的已經開始有那樣的感覺了。你不去同白蘭克推事再坐一會兒嗎？

海 難道我不可以幫助幫助你們嗎？

麗 不，一點也不用，（轉過頭去。）我親愛的白蘭克，我請你多待一會，陪一陪海姐。

白（向海姐一瞥。）我十分的樂意。

海 多謝多謝。但是我今天晚上疲乏了。我要進去在沙發上稍微躺一躺。

麗 好的，我親愛的，趕快去。

（海姐走進內室，并把門簾拉下來。稍停片刻。忽然聽見她在裏面彈起鋼琴來，彈着一種狂熱的舞曲。）

麗夫人（從坐位上跳起來。）啊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

鄧（跑到門口。）我最親愛的海姐——今天晚上不要玩樂器。你只想梨娜姑母，並且還有倭勒特！

海（從簾帳之間伸出頭來。）並且還有朱麗雅姑母。並且還有其餘的人。——好啦，此後我安靜了。（把簾帳合上。）

鄧（在寫字棹上。）海姐看見我們作這種煩難的工作，心理一定很不好過，葉維斯德夫人，我告訴你，你去住在朱麗雅姑母的那個空房間去，我每天晚上到那裏來，我們可以在那裏一道工作，你說好不好！

海（在內室。）鄧斯曼，我聽見你說的話了。但是我每天晚上在家裏怎樣消遣呢？

鄧（翻動紙頁。）哦，我想白蘭克推事爲人好的很，就是我不在家，他有時也會到這裏來坐一會兒的。

白（坐在安樂椅中，快樂地喊。）鄧曼斯夫人，以後每天晚上，我一定以最大的樂趣來陪你，我們兩個在一起，一定會非常快樂的。

海（聲音響亮。）是的，白蘭克推事，你一定相信我們會過的非常快樂吧？現在你就是雞籠裏那唯一的公雞了——（聽見裏面一聲槍響。鄧斯曼，葉維斯德夫人，和白蘭克都跳起來。）

鄧 啊，她現在又在那裏弄那些手槍了。（他揭開簾帳，跑進房去，後面跟着葉維斯德夫人。海姐躺在沙發上，已經斷了氣息。這時一陣混亂和叫喊。碧泰慌慌張張的從右面進來。）

鄧（向白蘭克尖叫。）用手槍自殺了！子彈打在太陽穴上！噯，這怎麼得了！

白（在安樂椅中失神。）天呀！人怎麼作出這種事情來！

（幕）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

五六〇五上

憲

◆(83406)

世界文學名著 海 姐 一 册

Hedda Gabler

每册實價國幣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Henrik Ibsen

譯述者 孫 煦

長沙南正路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各埠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殷彥常) 仝

87
602022
181

8

